東華錄

臣王先謙敬編
臣周潤綸蕃恭校

雍正三年乙巳春正月甲辰調圖理琛爲陝西布政使以朱絳爲廣東布政使宋璋爲廣東按察使由廣州府遷○乙巳遣官於直隸固安縣擇官地二百頃爲井田命八旗無產之人受耕○戊申實授楊文乾河南布政使○丙辰以甘州無事命平逆將軍貝勒延信赴西安將軍任○己未諭福建巡撫黃國材古帝王以豐年爲祥瑞而不以景星慶雲靈芝甘露爲祥瑞以賢才爲寶而不以珠玉爲寶矧耆艾舊臣閱歷既多其嘉猷善政有益於天下國家非寶而何故朕於老臣尤加珍惜爾等各宜加勉○庚申封和托輝特協理台吉圖巴爲輔國公○辛酉諭大學士等蔡珽身爲巡撫縱

情任性將所屬知府蔣興仁威偪自盡經年羹堯參奏朕始知之
降旨詰問蔡珽屢次蒙混陳奏罪實難追因交與塞爾圖將此案
情節一一查出本到內閣應票擬嚴旨乃大學士等以蔡珽已於
開礦案內革職此本票擬該部知道庇護蔡珽之意顯然及刑部
議罪擬以枷責具奏蔡珽曾爲大吏有罪當置之於法枷責殊失
國體此不過巧爲開釋之意國法所在恩威當自朕出臣下以意
爲輕重徇情市德可乎後經刑部將伊按律擬斬今奏蔡珽已到
京請旨監禁朕思蔡珽所犯係年羹堯參奏今若將蔡珽置之於
法人必以朕爲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珽矣朝廷威福之柄臣下
得而操之有此理乎即如岳周之罪本應即行正法因係年羹堯
所參故改爲監候再四川巡撫王景灝乃年羹堯所薦王景灝在
軍前辦事出力及來京陛見朕觀其才幹可用故簡任巡撫以觀

其後效朕之存心大公至正是非功罪惟求其當且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甯可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用王景灝不可使人謂朕聽年羹堯之言而殺蔡珽著將蔡珽從寬免罪並將始末諭衆知之○命西北邊關城門遇請安進貢之蒙古禁止收稅○壬戌諭大學士等前因蔡珽有病復有蔣興仁一事將伊革職今召令入見並無疾病伊學問尚優著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理藩院議奏張家口外入官地畝請照邊地例定為三等起科每畝一具徵銀四兩二錢　上諭民人交納維艱不得催科太迫如不能足四兩二錢之數著再量減二錢○裁山東濟南衛守備千總各一營河千總二○癸亥諭吏部覽年羹堯將驛傳道金南瑛等參奏金南瑛曾經大學士朱軾保題在會考府行走怡親王亦曾奏薦朕是以揀選任用年羹堯遽行題參必有錯誤金南瑛仍著留任

去歲年羹堯來京陛見時朕將文武官員揀選多人命其帶往止令學習事務並非恐令補用也且伊等歷俸甚淺亦未至於卽用今年羹堯將金南瑛等參奏特欲出缺用朕所命往之人此斷乎不可著降旨年羹堯此次命往之人如有缺出不得卽行題補雖委署印務亦著請旨再行又本內所參官員俱係胡期恆詳揭胡期恆朕未識面此所參官員朕亦未知其人除金南瑛外其餘官員著胡期恆帶領來京具奏伊等員缺暫且不必補人甘肅巡撫印務著甘肅布政使彭振翼署理○甲子諾岷以病乞假命解任來京調治以伊都立署山西巡撫由刑部左侍郎署○吏部奏請差湖南山東學政得旨從前學政主考皆就其爲人謹慎者派往並未考試文藝其中竟有不能衡文者或因中式之後荒疏年久故耳著將應差之翰林並進士出身之各部院官員查奏俟朕試以文藝

再行差委〇乙丑諭大學士等凡大小臣工面奉諭旨皆國家政務不當輕洩於外昔　聖祖仁皇帝時有兩人同見而將旨意漏洩者則彼此互相推諉有一人獨見旨意漏洩者則謂近侍內監竊聞朕悉知其弊是以召見臣工常令一人獨進不許三尺之童在側伊等出外恐因漏洩獲罪遇親友詢問不能謝卻則託他詞以告之其實非朕諭也周易曰臣不密則失身若將密旨宣露於外則其爲人已不明於君臣大義並利害不知所言尚可聽乎況其又不確實無益有害嗣後切勿輕問輕信自干罪戾著將此頒行中外〇貴州巡撫毛文銓摺奏安順府狆苗焚劫不法請親往查明得旨凡事貴協於中不宜偏執遇有事時惟圖安靜則誤於因循無事時銳意振作則失之孟浪若貪功而妄逞兵威斷然不可苗猓雖愚亦人類也豈無良心旣示之以威卽宜繼之以德總

要武弁整飭營伍有司清白吏治數年後再無不感化之理也○丙寅以蔣洞爲山西按察使（由陝西涼莊道遷）○追賜原任福建巡撫許嗣興祭葬從其子宣化總兵官許國柱請也○丁卯浙閩總督滿保奏臺灣陳阿難益難等六社生番歸化每歲照例以鹿皮代稅下部知之○戊辰欽天監奏本年二月初二日庚午日月合璧五星連珠請敕付史館得旨朕惟日月五星運行於天本有常度是以從古歷元可坐算而得然古稱高陽時五星會於營室漢帝時五星聚於東井宋祖時五星聚於奎史書皆紀以爲祥蓋七政會合數雖一定而遭逢其時者實海宇昇平民安物阜之會也若以爲德化所致朕方臨御二載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皆由我
皇考六十餘年聖德神功際天蟠地爲千古不世出之君爲　上
天第一篤愛之子所以純禧駢集厤數緜長錫祚垂光至於今日

視此難逢之嘉瑞朕嗣統以來兢兢業業率由舊章惟以　皇考之心為心以　皇考之政為政宅衷圖事罔敢稍越尺寸故邀上天垂鑒仍如　皇考之御宇綏猷而錫以無疆之福也朕幸逢嘉會不但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謙總由　上天申眷　皇考朕與天下臣民同在福祐之中當與天下臣民共慶之所奏著付史館並須示中外○諭大學士等貝子允禵外飾醇良內藏奸狡並不約束屬下人等縱恣騷擾民間朕曾令楚宗來京今不必來京著往允禵處約束其屬下人等如有擾亂等事即行攔阻允禵如不聽從即行參奏楚宗若不嚴行約束事覺一併治罪○諭九卿詹事科道等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黔省事宜本內捆掠販賣一款與毛文銓密摺所奏川販之事詞語竟不相同是高其倬欲將川販字樣隱避但以境連川楚一句含糊帶過此特畏懼年羹堯

之所致也朕君臨天下每事出於大公至正豈有重視川陝而輕視雲貴厚待年羹堯而薄待高其倬之理督撫須深知朕心庶無瞻顧將此川販捆掠一事交與年羹堯王景灝嚴行禁止務除從前積弊毋害黔省民苗儻不實力奉行定將伊等一併嚴加議處

二月己巳朔王大臣等以日月合璧五星連珠請升殿慶賀 上不允○定布隆吉爾為安西鎮設總兵一標下五營遊擊五守備五千總十把總二十兵五千名○庚午王大臣等再奏請升殿受賀得旨朕生平存心眞誠內外如一昨頒諭旨已悉朕意今諸王大臣等再申懇請是以有意謙讓視朕矣 上天既賜嘉祥朕與內外臣工惟有益加敬謹以仰答 上天昭示之恩承 皇考貽謀之遠所奏升殿慶賀不必行○辛未停止竊賊逃人等割腳筋例○丙子諭內閣各省督撫提鎮將朕摺批密諭有同在一省而

彼此互相傳看者有隔越鄰省而彼此互相通知者亦有經過其地而私相探問者周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歷來會議軍務皆極慎密以防漏洩凡文武大吏之密奏及朕所降密旨俱係國家緊要事件豈不更重於軍務而可輕洩以貽害乎嗣後若有此等一經發覺該部概照洩漏軍機律治罪○丁丑刑部等衙門議奏廣西生員陳爲翰打死何壯深一案巡撫李紱仍照鬬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具題應改爲斬監候得旨讞獄之道貴於虛公詳慎務得其平不可稍存一毫意見以致畸輕畸重朕駮審陳爲翰一案該撫審出實情仍照前擬具題而該部又欲駮重朕籌之再四若依部駮恐將來督撫等俱有意迎合而事情委曲有所未盡若仍照該撫所擬又恐將來督撫等堅執前見不肯改易朦朧結案二者皆於法不得其平朕慎重讞獄期於盡善無弊此案著九卿

等會同詳議悉心斟酌以歸至當夫衿棍恃勢欺壓平民固屬不法至於閉戶讀書之人設或遭土棍欺陵又豈法所能容書曰惟明克允蓋用法惟明允乃得其平也尋議陳爲翰應仍照闘毆殺人律擬絞監候從之○庚辰 上以 聖祖仁皇帝三年服闋親詣 太廟行祫祭禮○諭直省督撫等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誠以孝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則也故魯論云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朕以藐躬纘承大統永惟 皇考聖祖仁皇帝顧復洪慈恩德罔極中心哀痛什伯恆情以日易月實所不忍特以 天地 宗廟大祀朝會重典不容久曠時亦勉從諸王大臣之請遵禮舉行惟於宮庭內素服齋居默盡此心每撫時觸景輒增悽愴僾見愾聞之際哀發於中潸然出涕古人云禮之至者無文哀之至者無節實非有所倣而行亦非欲以立法定制垂譽於天下後

世也終身孺慕甯有已時今諸臣據二十七月卽吉之文合辭公
請祫祭釋服朕以禮制情勉允所請於雍正三年二月十二日祫
祭　太廟釋服卽吉伏念　皇考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餘年深
仁厚澤普徧寰區　賓天之日凡京畿直省海澨山陬士農工賈
白叟黃童莫不呼號哀泣孺慕之誠三載以來有如一日今舉行
吉禮應敷告天下朕嗣位以來惟日兢兢嚴恭寅畏不敢怠忽庶
幾克荷　皇考聖祖仁皇帝付託之重羣黎百姓受　皇考聖祖
仁皇帝教育深恩當勉勵忠誠勤守職業言慈言孝克友克恭農
夫盡力於南畝工商致精於器用毋尚奢侈毋事浮偽共期歸眞
還樸比戶可封以無負　皇考六十餘年培養漸摩之至德於朕
奉先思孝之心實有賴焉爾該地方官偏行曉諭俾溥海黎民咸
悉朕意○壬午諭諸王大學士九卿等壬寅之冬朕纘承大統幾

務殷繁恐哀戚之中思慮不到或有差誤是以特令廉親王怡親
王大學士馬齊舅舅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迄今三年服制已滿
合奏懇辭具見忱悃准照伊等所請各歸職守辦事此三年來凡
遭　皇考　皇妣大事怡親王悉心辦理諸事妥協所委大小事
務絲毫不苟小心謹愼竭力忠誠實屬可嘉著從優議敍隆科多
馬齊亦著議敍廉親王自委任以來諸事推諉無一實心出力之
處無一有裨政治之言且懷挾私心遇事簸弄希冀搖動眾志攪
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即如管理工部之事値　皇考梓宮
奉移　山陵需用夫役向例皆用二萬餘名伊密奏費用錢糧太
多今減省一半便可足用朕不知舊例准行若非大學士奏阻幾
爲其所誤又命管理理藩院事謂外藩到京糜費口糧將科爾沁
台吉等於邊口攔阻逐回令不得拜謁　皇考梓宮蒙古等涕泣

而歸怨聲載道若非拉錫奏聞隨卽開示蒙古等幾致寒心又如
管理上駟院事奏稱馬圈畜馬太多請行裁減大半以省錢糧其
意非欲以彰揚　皇考糜費之名卽欲使馬匹不足將來設有緩
急無所取資也至如以破紙書寫奏章祭所更衣幄次油氣薰蒸
刻不可近又用破損桌案安奉祝版種種不敬之事舉國所知其
他顛倒是非草率怠忽悖慢無禮之處不可枚舉朕皆容忍寬免
允禩非才力不及智慮不到之人而存心行事若此誠不知其何
意且朕之於允禩崇重信任伊不當如此待朕也其應否議敘之
處著兼公會議具奏尋議廉親王允禩挾私懷詐阻撓政事　山
陵典禮至重竟將定例夫役誑奏裁減外藩叩謁甚衆竟於邊口
攔阻幾失蒙古等心他如請減院馬破損奏章供奉　祝版不虔
豫備油幄草率盛京　陵寢需用紅土違例發價就彼採買不忠

不敬應行議處之案實難枚舉允禩有罪無功不應議敘從之○裁浙江杭州溫州衛所千總九○癸未諸王大臣等奏服制已滿恭請 皇上於乾清宮聽政一應齋戒之處俱照吉禮舉行再圓明園水土清潔允宜隨時駐蹕得旨國家大禮 皇考 皇妣雖有輕重之別而朕之私衷則 皇考 皇妣不容分視外廷吉禮已令照國家典制舉行若朕於宮中務期獨盡人子之禮據奏駐蹕圓明園不但朕心實爲不忍 皇考 皇妣之事朕何可有所分別況今之二十七月並非勉强從事沽取孝名以爲觀美止求朕心之安耳禮盡則朕心自安朕意已定諸王大臣毋得再奏○甲申奉移 孝莊文皇后梓宮安奉 昭西陵享殿○諭靖逆將軍富甯安軍興以來已經數載爾在軍前效力小心謹慎提督路振聲係初次派往之人在邊地效力已久見今策妄阿喇布坦之

事未完又不便撤兵若以兵丁久戍之故卽令更換轉令伊等軍前數年勞績有初鮮終矣但爾等在外年久甚廑朕懷今特賞帑金二十萬兩內給將軍二萬兩提督五千兩其餘按弁兵效力年分以爲賞賜之等次綠旗兵丁向係輪班行走伊等作何賞賜之處爾會同路振聲商酌所賞銀兩著行文年羹堯動西安庫帑派賢能官員解送賞給○乙酉諭各省督撫提鎭等凡司道知府副將參遊等官出京之時奏請訓旨朕或言及地方之事間有與督撫提鎭諭旨中批示所不能盡者向伊等諭及今各省督撫提鎭往往有奏稱某屬官口傳上諭臣卽遵奉施行等語如此則大非朕意矣督撫提鎭等聞屬官口傳旨意必當再行奏聞俟批准之後方可奉行若地方有應行事宜朕自諭部傳旨或摺批密諭豈有命微員隨便口傳之理況伊等奉朕面諭時亦有不能明晰領

會傳宣錯誤而督撫提鎮覆奏時竟與原旨不符者甚多此等皆大有關繫且伊等至彼處傳旨時止應在衙署內密向本人傳宣若於大廷廣眾以屬員而傳旨與上司亦屬非體皆非朕本意也○丙戌裁江南淸江浦理事同知 一○丁亥 上親耕耤田○己丑諭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據岳鍾琪奏稱青海郡王額爾得尼厄爾克托克托奈所屬部落窮困流離資生窘乏親王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所屬部落雖稍能存活亦屬貧窮爾身爲撫遠大將軍凡西陲軍務調撥糧餉綏輯遠人皆爾之責理應酌量事勢緩急人口多寡盡心籌畫辦理乃僅發銀一萬兩賑濟此諸部落流離失所之眾豈萬金所能徧給是知爾於諸務皆未實盡其心矣托奈等遭叛賊搶奪投命來歸全賴安插得所俾其衣食有資今爾既不能籌畫於未然又不克拯濟其見在如諸部落內或有一

二人窘急萬難自存潛逃遠匿竄入策妄阿拉布坦之地者朕必重治爾罪○辛卯予故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張鵬翮祭葬加祭一次贈少保諡文端禮部尚書張伯行祭葬加祭一次贈太子太保諡淸恪○壬辰諭河南巡撫田文鏡據奏欲以存司耗羨彌補州縣無著虧空既以塡實倉庫又省案牘之繁因屬美舉果如此行本內或作承追督催各官代爲完結仍將該犯照例處分則可若直將通省公用耗銀明爲貪劣參員抵補虧項是止以錢糧爲重而國家懲貪癖惡之法轉輕矣如何其可無論謹飭廉員聞之心不甘服甯不大啓一切貪員希冀之念乎斯乃刱始之舉當審酌而行○金世揚緣事革職以郝林爲工部左侍郎原任工部左侍郎○癸巳頒示工部製造盔甲式樣每旗各一副又令工部收貯二副永爲定式○裁安徽鳳陽右衛歸併中衛管理○甲

午江西巡撫裴徫度奏查廣信府之封禁山相傳產銅舊名銅塘山明代即經封禁其中樹石充塞荒榛極目並無沃土可以資生亦無頑民盤踞在內此山開則擾累封則安甯歷有成案康熙五十九年鉛山匪類擒獲之後此山搜查二十餘日並無藏匿據實奏聞得旨當開不得因循當禁則不宜依違但不存貪功圖利之念實心爲地方興利除弊何事不可爲也在秉公相度時宜而酌定之○乙未鄂倫岱有罪削爵發往奉天居住以其弟領侍衛內大臣夸岱襲一等公○丙申戶部議准雲南巡撫楊名時奏一滇省丁銀有民丁軍丁之分民丁請照直隸例攤入田糧完納至軍丁之額自二錢八分起有重至六錢二分者難與輕額民丁一槩均攤應俟查出吳逆平後隱匿田土量加增攤一民間田產先由吳逆賦重差繁減價絕賣今承墾熟之後指定原價告找告贖爭

控不休應通飭永禁一雲南府屬舊有三泊縣在萬山之中先併入昆陽州遠至二百餘里請改歸相近十餘里之安甯州勢方聯屬可以便民一糧儲道爲通省道員之首請改爲守道永昌道轄迆西數郡有稽察地方之責請改爲巡道從之〇添設河南開封府南北兩岸管河同知各一懷慶府管河同知一〇丁酉　上召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入諭曰朕因貝子允䄉行事悖謬在西甯地方縱容家下人生事妄爲特發諭旨著都統楚宗往彼約束今據楚宗摺奏臣至西大通允䄉並不出迎請安良久始令臣進見允䄉氣縣强盛形色如前並無憂懼之容臣令出院跪聆諭旨允䄉並未叩頭即起立向臣云諭旨皆是我有何說我已欲出家離世有何亂行之處其屬下人等亦毫無畏敬之色等語朕遣楚宗到彼傳旨約束其屬下之人原恐其生事騷擾且冀其改悔前愆

遵守法度曲爲保全乃允䄉肆行傲慢全無人臣事君之禮且稱出家離世等語其意以爲出家則無兄弟之誼離世則無君臣之分也荒誕不經如此朕兄弟中如允禔允祺允䄉允禩允禵等在皇考時結黨妄行以致　皇考聖心憂憤日夜不甯　皇考賓天時允禵從西甯來京並不奏請　太后安亦不請朕安反先行文禮部問其到京如何行禮儀注及在　壽皇殿叩謁　梓宮後見朕遠跪不前毫無哀戚親近之意朕向前就之仍不爲動彼時拉錫在旁掖之使前伊出遽將拉錫詈駡復忿然至朕前云我本恭敬盡禮拉錫將我扯拽我是皇上親弟拉錫乃擄獲下賤若我有不是處求皇上將我處分若我無不是處求皇上卽將拉錫正法以正國體等語朕亦不意其咆哮無禮至此也及　梓宮奉移山陵時朕因允禵倨傲不恭且與拉錫佛倫爭鬬降旨訓誡而

允禩忽從帳房中出勸令允禵跪而允禵卽跪是事事聽從允禩之言爲其指使此其明驗也又允禵妻病故朕厚加恩卹乃伊奏摺中有我今已到盡頭之處一身是病在世不久等語朕思允禵恭代朕躬奉祀 景陵任至重也又以貝子加封王爵有何屈抑而出此怨望之語乎又允禵身爲大將軍不應支用之錢糧濫支數萬以市恩邀譽而不知有違定制例應賠補此皆國帑所關何得任意侵取乎至若允䄉奉旨送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至張家口外乃託病不行又私與允禟暗相往來餽送馬匹允禟回書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悖亂已極允䄉又私行禳禱將雍正新君字樣連寫入疏文之內甚屬不敬蓋由允禩等私結黨援牢不可破朕若一經訊詰則國法難容朕居心寬大不忍爲此務欲保全骨肉不事深求仰體 皇考之心爲心也阿靈阿鄂倫岱二人

原係允禩等之黨首罪惡至重從前懷毒逞奸上費 皇考無限
慈懷屢干 聖怒當日因允禩得罪在遙亭地方將伊門下太監
審訊供云阿靈阿鄂倫岱乃我主子之黨問此二人便知彼時阿
靈阿鄂倫岱在旁無言可辦顏色改變但隨口枝梧抵飾豈能欺
君父與眾耳目乎戊子年挐問允禩旣而寬赦次年春 皇考從
霸州回鑾自行宮啓行至南紅門言及鄂倫岱等結黨之事 皇
考震怒沿途切責鄂倫岱行至三十里而 聖怒未解鄂倫岱悍
然不知畏懼亦無一毫愛君之心朕在旁悚惕不安向隻徵額云
聖躬初愈今又震怒於風沙中行三十里若少頃 聖駕出又
復動怒爾先行奏勸我當隨同奏懇及 聖駕出而鄂倫岱仍悍
然向前迎立以觸 聖怒致 皇考復嚴加切責隻徵額進前奏
勸朕遂泣奏云 皇父聖體初愈此等悖逆之人何足屢煩 聖

心亂臣賊子自有國法若交與臣下便可即行誅戮懇奏再三
皇考之怒方解又在熱河時　皇考聖體違和大臣侍衛等俱請
安求瞻仰　聖顏惟鄂倫岱並不請安且率同乾清門侍衛等每
日較射遊戲鄂倫岱悖惡多端每事干犯　聖怒　皇考行圍哨
鹿時曾恐數其罪令侍衛五哥鞭責之後令其前往邊地料理驛
站伊到彼處並不撫恤驛站之人反將驛站事務敗壞致蒙古等
不能存活朕即位後聞知其事特加恩賞賚數萬金另遣員前往
料理以甦蒙古之困鄂倫岱種種罪惡俱行寬免從驛站調回仍
令為領侍衛內大臣又為都統伊之祖父朕皆厚加恩典鄂倫岱
並無感激報效之念在朕前並無一語奏謝鄂倫岱引見本旗襲
職人員明知罪人之子例不得承襲乃違例帶領引見朕亦寬免
其罪伊身為火器營統領乃於操練兵丁之處並不親到一次去

年伊從鄂羅斯囘來奏請將蘇尼特爲賊之台吉數人調來京師
披甲朕諭以不如仍畱本處交扎薩克王等自能管束令其悛改
如不能悛改再依爾等所奏行鄂倫岱並不遵朕旨乃自行繕
寫內有云　皇考時調來披甲朕心不忍等語其意以爲　皇考
欲行之事朕不忍行欲將歸過　皇考之名加之於朕也朕有硃
批諭旨降與阿爾松阿者令鄂倫岱轉交乃鄂倫岱於乾清門衆
人前將朕諭旨擲之於地且極力黨護阿爾松阿將其死罪承認
在身此等頑悍之狀有是理乎朕每召諸王大臣等頒發諭旨鄂
倫岱從未有一次點首心服前召旗下大臣面諭云近日大臣等
辦事將從前積習已改十之七八若再整頓一二年便可全改朕
嘗慮向來惡習恐非誅戮一二人不能挽囘今看來可不用誅戮
矣爲此朕心甚喜諸臣無不點首喜動顏色惟鄂倫岱略無喜容

俯首冷笑昨因辦理旗下之事在眾人前將一原當侍衛之人問鄂倫岱鄂倫岱並未認識妄奏云此人平常朕責以欺罔鄂倫岱奏云我信口回奏含忿搖頭故激朕怒由此觀之總因伊私相依附之人未遂其願故將怨望　皇考之心怨望於朕鄂倫岱之罪與阿靈阿等雖置極典不足以蔽其辜朕念係　皇祖妣　皇妣之戚其父又經陣亡不忍加誅從寬發往奉天令與阿爾松阿一同居住伊既遠離京師庶不至遇事生波煽惑朝政嗣後大小臣工若有怙惡不悛暗附其黨者朕必明正其罪置之重辟使伊等黨援解散無附會濟惡之人正所以曲為保全之計總之朕兄弟中積習沈錮既不能懾之以威使其悛改而加意施恩又終不能使之感化朕衷深為抱愧不過竭盡朕之心力曉諭內外臣工令伊等不能為害於國家若必盡拔根株朕心實有所不忍甯可使

天下後世議　皇考及朕優容寬斷過於姑息耳不得議　皇考與朕見不及也朕種種苦心　上天垂鑒　皇考在　天之靈照察惟欲爾等滿漢文武大臣共知朕心天下後世亦共知朕心耳○以李周望爲禮部尚書（由戶部左侍郎遷）○是月免吳江等四縣雍正二年水災額賦

三月辛丑裁江南掌印都司一○壬寅轉蔣廷錫爲戶部左侍郎以吳士玉爲戶部右侍郎仍兼內閣學士裏行○癸卯諭吏部科道之有外轉向屬降用是以令其將科道原銜帶於新任前御史陳時夏越分奏事朕曾嚴飭今河南管河道給事中陳世倕係專管錢糧工程之員在副總河嵇曾筠處甚是掣肘於緊要工程所需物料不即給發價銀以致遲誤去歲江南撥到河兵三月不給兵餉河道近省尚屬易知他省所用道員倚恃科道職銜抗違上

司亦未可定朕用人行政豈可令上下不遵定分乎除新用許容
柯喬年陸賜書三人仍帶科道職銜外其餘兼科道銜之各道員
各該督撫問明情願不兼科道銜在道員效力者留任其有不願
在道員者仍調回原任再陝西洮岷道單疇書去年總督年羹堯
陛見時奏伊才力不及操守不廉朕看此人老成端謹必係不能
迎合年羹堯之所致單疇書辦事才情或有不及斷非操守不廉
之人著調回以卿員用○乙巳都察院參奏修造 太祖 太宗
世祖 神牌管工部事廉親王允禩草率不敬應將允禩並堂
司官按律治罪 上召入大學士九卿等諭曰 祖宗神牌關繫
甚大允禩供稱止查看 太廟 奉先殿所修 神牌至他處
神牌修造時並未查看伊乃承辦工部事務理應俱行親往敬謹
看造乃漫不經心止交與司官草率從事以致修造時日未久遂

至漆流字漫且允禩並非思慮不到不能辦事之人特有意草率
欲陷朕以不敬之名耳又聞伊欲卸罪於司官將已給之口供復
行撤回此罪名不但司官難以承當即允禩又可以承當乎朕既
欲寬伊罪惟有躬自引罪而已據爾等奏稱康熙三十七年 天
壇配享 神牌 皇考特諭佛保監督內府工匠修造彼時允禩
未將舊例查奏朕在諒陰之中心神恍惚未及周詳是朕疏忽之
過也今 神牌應如何敬謹修造之處大學士會同九卿確議具
奏再各處 壇 廟所供 神牌著太常寺堂官前往敬謹閱視
如有應修之處一併議奏尋議見據太常寺敬謹瞻視祈穀壇神
牌有塌陷裂縫之處相應重新修理 天壇 地壇 太廟 奉
先殿神牌微有脫金落青應黏補修理請於 天壇 祈穀壇派
工部內務府司官二員 地壇派司官二員 太廟 奉先殿派

司官二員各督率修理其興工告竣日期交與欽天監選擇敬啓
神牌並修完供奉之儀令禮部照例辦理從之○兵部議准川
陜總督年羹堯奏桌子碁子等山爲匪類潛匿之所相度形勢惟
他拉渡川東通莊浪西通刀林又仙米寺四圍之山林木叢茂盜
賊俱由此路出沒應於他拉渡川有水之地設立遊擊一千總一
把總二馬步兵五百名卽請移涼州高古城遊擊等員調兵駐防
仙米寺應設立守備把總各一馬步兵三百名請卽移高溝堡守
備黑松堡把總調兵駐防從之○裁直隸延慶衛守備一梁城所
千總一保定左所教授訓導千總各一改天津衛爲州設立知州
一改衛經歷爲吏目教授爲學正○丁未以河南陽武封邱中牟
三縣兩被水災後元氣未復命侍郎托時前往會同田文鏡查勘
新舊錢糧應徵應免確實定議○裁湖北掌印都司及都司經歷

各一○準噶爾厄魯特台吉策妄阿喇布坦遣使臣博洛胡爾哈進表貢獻方物賞賚如例○戊申諭大學士等前聞南坪壩番人聚衆梗化朕料其必有起釁之由曾降諭旨令提督岳鍾琪查奏今據摺奏叛番懼罪逃散拏獲起事首惡喇嘛番子拔那等九名其餘脅從逃匿者見在陸續投誠數日可以安輯此事實因石泉營守備孟繼先魚肉番人縱兵騷擾茂州知州邊鴻烈擅作威福因修城苛虐番人以致伊等憤激殺傷兵民等語番人敢行悖逆自有懲典至守備知州等既有苛刻激成之由必須審出實情分別治罪以申國家之法以服番衆之心著刑部侍郎黃炳前往審理○謝賜履緣事降調以梁文科為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卿遷）○吏部議准直隸總督李維鈞奏直隸向年未設藩臬兩司改通永天津霸昌大名口北五道俱挂山西山東河南等布按二司銜今直隸

守巡二道既改為布按二司其五道等俱應改直隸布按二司銜從之○添設福建臺灣府新設彰化縣儒學教諭一改諸羅縣羅漢門地方歸臺灣縣轄○設安徽提督學政○辛亥諸王宗室等以建立宗學具摺謝恩　上召入乾清宮諭曰書云以親九族九族既睦爾等宗室之內自應和協彼此保護骨肉之親豈可相為仇敵乎朕在藩邸時雖知宗室惡習但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云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朕今卽位教育愛護宗室俱係朕躬職分之事前朕議處蘇努吳爾占之罪伊等並非與朕舊有隙怨祇以骨肉之內彼此傾陷互為仇敵一有微隙可乘羣起而攻之則其人何所容身乎今我宗室內互相仇陷之習皆由蘇努所致凡仇當解不當結所謂九世之仇必報者指敵國言之爾非言宗族骨肉也以骨肉而信下人無影響之言彼此視為仇

敵反與旁人相親豈非輕重倒置乎今朕宗室僅千餘人尚不及十佐領人數若如此互相傾陷何所底止朕甚惜之望爾等習爲善人爾宗室內不但同心協力報效國家之人爲朕所深眷止安靜守分不干法紀之人即在朕眷注之中若妄行犯法朕必照例處分豈可望朕之寬宥乎爾等爲立宗學之故謝恩如以朕設立此學果爲有益爾諸王宗室之子弟或在家延師讀書亦可或勞其身心閱歷世務令入宗學中讀書亦可惟令教習等嚴加訓誨爾等又時加約束自可望其成就若溺愛袒護己子反怨教誨之人何由望其成立耶爾衆宗室等聽朕此旨實心奉行各自勉勵或學習經書或學習武藝宗族骨肉內彼此扶持各守本分無貽羞辱如果學習數年文武兩途有幾人成材則朕心喜悅如獲奇珍庶此學之設不爲虛矣再宗室子弟之成丁者宜各自黽勉嚮

學至於鼓舞振作之勤則在爾宗人府王貝勒公等如數年中各自勤學誠得幾人成立彼時不但爾等謝朕之恩朕且舉行筵宴以誌歡慶總之宗室骨肉之間以和為貴爾等勉旃〇工部奏修理　壇　廟等處事宜得旨此本內將修理　壇　廟及修墳立碑等事俱在一處繕寫殊為不敬縱使舊式如此亦應更改另行分晰繕寫纔是廉親王並非意見不到之人著查詢具奏〇壬子諭領侍衛內大臣等各處俱有其次辦事之人如部院則有司官都統則有副都統參領等惟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並未派有其次辦事之人著領侍衛內大臣處每旗派侍衛班領一員侍衛什長二員次於領侍衛內大臣等辦事前鋒統領處派前鋒參領一員前鋒侍衛一員前鋒校二員護軍統領處派護軍參領一員副參領一員護軍校二員次於前鋒統領護軍統領

等辦事若大臣等辦事錯誤將伊等並議處分如此則伊等各勤厥事皆得殫心於大臣之前矣此所派之侍衛班領等當差之處仍著照常行走○癸丑命張鵬翮大學士缺俟一月後開列○召入內閣部院諸大臣諭曰大臣之道貴於殫精竭忠事事盡心務求至當爾吏部兵部近又有議罪太重之弊爾等以爲議輕則上必從重不若議重則恩自上出必從寬典此等私心揣度皆係從來積習朕所洞悉何得仍其故智乎如朱綱鉛法一事議以革職因朱綱平日奏摺朕命隆科多代奏故從重議以見避嫌之意盧詢獨奏一事議以革去都統因其同爲兵部堂官故從重議以見不瞻徇之意吉當阿於舉行計典時上三旗無卓異之員豈有下五旗皆有可薦之人而上三旗獨無一人可信乎據稱伊等或係出差或派往打圍故未行舉薦夫既有可薦之人獨不可展限補

薦乎朕將吉當阿交部議處而該部又謂此必朕欲重處者遂議革職以迎合朕旨夫朕欲褫吉當阿之職何難竟行斥革而必借此一事以從部議乎此等但知行私自便全無公忠爲國之心所當痛加懲改者也又如大學士張鵬翮員缺吏部即開列具題請旨朕令內閣確查舊例其初含糊回奏及朕憶　皇考加恩李光地有一月後開列之旨內閣始查出檔案請罪當時李光地之事朕在藩邸時即聞人傳頌　皇考待大臣恩意周渥不忍遽行開缺以爲盛事爾等豈不聞知且見有檔案而置若罔聞必待朕再四往復查詢始具奏請罪是誠何心朕非過於煩瑣欲爾等屢次請罪特欲求其當耳蓋大學士之缺必遲回鄭重以得其人非如他職有一缺出即有一人可補況　皇考加恩閣臣尤爲備至李光地係　皇考登極後之進士洊歷台輔恩禮優渥至於如此張

鵬翮爲　皇考之舊大臣朕擢任機衡今加恩乃不如李光地可乎此係　皇考非常恩典在新任閣臣及吏部或尚可託詞未經詳查舊檔至如馬齊嵩祝與李光地同時共事之人如此　隆恩豈有遺忘不知之理設朕不加意查詢乃於張鵬翮之缺遽著開列補授又將使朕引爲己咎矣此等事皆有關係爾等大臣全不在意豈爾等不盡心辦事抑或爾等才情俱出朕下耶朕但期事之歸於至當非好爲苛求乃不得已也諸大臣其勉之○諭各省督撫等周禮稱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孟子亦言仁政必自經界始疆界所關誠爲至重從來兩省交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雲貴川廣等處爲尤甚間有一省之內各州縣地界亦有不清者每遇命盜等事則互相推諉礦廠鹽茶等有利之事則互相爭競甚非息事甯民之意各省督撫其共矢公心詳細清查如與鄰省地界

有不清者即委本省賢員勘定地皆朕土人皆朕臣此疆彼界恐在版圖之內無容分視也惟地界或間有難定之處但不必酌畫即使稍有不協然一定之後久遠得以遵據永無推諉爭競之處於地方大有裨益矣○甲寅諭大學士等應開科道人員俱係科甲出身再考文字亦屬無益今次著於翰林各部院衙門應行開列人員內令各堂官薦舉從前朕於科道中欲用外省道員故將有才幹者選用今外省道員將次用足科道職司言路務擇忠誠爲國直言無隱者方爲稱職如錢廷獻之徒務虛名劉燦之挾仇爲己崔致遠之抗違狂妄此數人皆但知有身而不顧朝廷如此存私之人斷不宜於言責今次薦舉人員內若有此等行爲必將原保舉之人一併究問○諭吏部月選道府州縣等官於地方民生最爲切近與其甄別於既仕之後不若詳愼於未仕之前是以

我
皇考特重其事每於月官銓選之後令九卿詹事科道驗看凡有出身不正素行不端之人各將所知據實陳奏九卿等每多瞻徇莫肯抒誠及朕臨御以來屢降明諭務令直陳無隱乃仍循舊習瞻顧懷私係同鄉則畏避嫌怨係別籍又謂不能確知如此殊非慎選官方之道也嗣後月選掣缺之後九卿照例驗看但九卿人少不能周知並令各部院衙門堂司官將所知漢人內有出身不正行止不端者各具密摺於月官考履歷之日至乾清門進呈其有品行素優者亦令密奏若係旗員則令本佐領參領都統副都統亦照此例各具密摺奏聞儻有挾讐誣奏者朕參閱眾論自能洞悉諸臣亦斷不能欺朕也如此則不肖倖進之徒皆知儆畏名器不至濫邀矣○乙卯諭九卿等節行為風化之首故旌揚
盛典歷代崇之朕即位以來拳拳以敦教化勵風俗為務恩詔中

飭令旌表節義嗣又須發諭旨至再至三誠欲地方有司加意採訪每見直省舉報節行俱係民閒婦女而營伍中人絕少豈旌典例由生員具呈教官具結與兵丁聲氣渺不相通無由舉報耶嗣後必使兵民一體凡營伍中節行貞烈之婦女盡行舉報不致冒濫亦不致隱漏以副朕廣勵風節至意尋議嗣後令直省督撫提鎮學臣宣諭地方文武員弁查明營伍中合例節婦移明教官申報州縣詳請題覈旌表永爲定例從之○丙辰允朱軾請修浙江杭州等府江南華亭等縣海塘捍禦潮汐○丁巳管理戶部事務怡親王奏請酌減蘇松浮糧得旨蘇松浮糧常廑 皇考聖懷屢頒諭旨本欲施恩裁減乃彼時大臣以舊額相沿已久國課所關綦重數以不應裁減固執覆奏凡國家大事因革損益必君臣計議畫一始可舉行若 皇考違眾獨斷既非詢謀僉同之意且恐

一時減免儻後來國用不足又開議論之端是以從衆議而中止
然　聖慈之軫念蘇松誕敷渥澤屢蠲舊欠以紓民力其數較他
處爲多是亦與裁減正額無異也今怡親王等悉心籌畫斟酌奏
請朕仰體　皇考愛民寬賦之盛心准將蘇州府正額銀蠲免三
十萬兩松江府正額銀蠲免十五萬兩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易曰損上益下民悅無疆朕但願百姓之足時存益下之懷用
是特沛恩膏著爲定例俾黎民輕其賦稅官吏易於催科可飭令
該地方官知之○追封裕親王廣甯父保壽親王遣官致祭立碑
造墳謚曰悼○封喀爾喀札薩克台吉通摩克爲輔國公○浙閩
總督覺羅滿保奏臺灣山後七十四社生番歸化○戊午添設河
南省河南營參將一改河南營都司爲守備移駐陝州另立陝州
一營添設把總二兵三百四十名分防靈寶閿鄉二縣嵩縣營添

把總二分防永甯盧氏二縣汝甯營添把總一兵三十名分防遂
平縣○己未禁止直隸道員調用雜職充巡捕官○辛酉川陝總
督年羹堯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具本奏賀得旨年羹堯所奏本
內字畫潦草且將朝乾夕惕寫作夕惕朝乾年羹堯平日非粗心
辦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四字歸之於朕耳朕自臨御以來
日理萬幾兢兢業業雖不敢謂乾惕之心足以仰承　天眷然敬
天勤民之心時切於中未嘗有一時懈怠此四海所知者今年
羹堯既不以朝乾夕惕許朕則年羹堯青海之功亦在朕許與不
許之閒而未定也朕今降旨詰責年羹堯必推託患病係他人代
書夫臣子事君必誠必敬陳奏本章縱係他人代書豈有不經目
之理觀此則年羹堯自恃己功顯露不敬之意其謬誤之處斷非
無心此本發與年羹堯令其明白回奏○癸亥諭大學士等甘肅

巡撫胡期恆朕素不識其人因西海初經平定必得熟悉邊方情形者畀以巡撫之職朕詢問年羹堯伊即薦胡期恆謂可勝任前年羹堯曾薦王景灝求令陛見及王景灝來京朕觀其才具實屬可用是以此番薦舉胡期恆朕亦不疑即用為甘肅巡撫後見揭參金南瑛等七人朕察其情節甚不允協且年羹堯於王景灝則請令陛見於胡期恆則不請令陛見是殆欲借王景灝一人使朕信其言之不誣遂可薦舉胡期恆之類以肆其蒙蔽也今胡期恆來京所奏之言皆屬荒唐悖謬觀其人甚屬卑鄙豈特不稱巡撫即道府之職亦屬有玷著革職甘肅巡撫員缺著將軍岳鍾琪兼理○諭覽年羹堯奏稱委赴南坪築城之知州邊鴻烈守備孟繼先不恤番民欲令寒冬入山砍木且出言恐嚇以致各寨番民驚惶生事曾經一面檄摺奏明一面調兵勦撫等語伊前奏摺內止

稱彼處原無城郭今欲築城駐兵喇嘛眾番等不能任意行事是以聚眾離叛並未將邊鴻烈等情由聲明朕降旨查問伊將從前奏摺內全無之事竟稱已於摺內奏明含糊具題或是年羹堯從前有心隱匿具題亦或被屬員欺瞞遂爾蒙混具題之處著年羹堯明白回奏○乙丑莊親王允祿等遵旨將總理事務王大臣等分別定議具奏得旨廉親王允禩怡親王允祥為人聰明強幹廉潔自矢才具優裕朕深知其能辦大事遭　皇考上賓之日朕心神恍惚恐事有錯誤爰於即位之初命二王贊佐朕躬效力國家總理事務朕倚任二王原無異視也廉親王因不得遂志又以朕疏遠允禟允䄉允禵致生怨恨每事煩擾朕之心思阻撓朕之政事惑亂眾心朕為備極焦勞是竟以歷年之煩擾　皇考者又欲以之煩苦朕躬矣怡親王極其敬慎遵守臣節凡朕所交事件竭

盡忠誠勤勞辦理三年來佐朕治理之功甚大廉親王種種悖謬之罪朕既盡行寬宥如怡親王之誠心效力者若不加旌異則將來之宗室諸王爲國效力之心必至懈怠矣怡親王著賞一郡王聽王於諸子中指名奏請授封隆科多著賞給世襲一等阿達哈哈番馬齊著賞給拜他喇布勒哈番餘依議○諭大臣等家人互相黨比結爲兄弟鑽營請託之處甚多大臣等彼此和洽其請託處固不待言如彼此不睦家人從中或爲調停或爲激怒千態萬狀各欺其主以圖己利伊主爲其所惑不能辨別是非反爲家人所用而忘己之利害獲罪敗名不可勝數此朕數年來所深知亦衆人所共知也此等事大有關繫不可不嚴行禁止著交與步軍統領五城官員凡大臣等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延請親友等事令各稟明家主然後舉行儻有私結黨與約爲兄弟彼此會飲藉

以請託事件者卽行嚴拏治罪將此通諭八旗曉諭○命何天培回京口將軍任以張楷爲江蘇巡撫由江西布政使遷○丁卯諭雲貴總督高其倬貴州巡撫毛文銓提督趙坤等黔省狆苗最爲不法上年三四月閒輒敢蟻聚搶奪市集定廣協副將領兵驅逐官兵多被損傷至八月閒撫提會調兵丁二千名委員進勦於九月行至定番州兵丁强買民物喧鬧罷市暮抵谷蘭地方夜火不戢又復焚燬熟苗五寨以致民苗合圍射傷官兵夫師出以律乃沿途騷擾平民激變熟苗種種强橫何漫無法紀竟至如此且狆苗及紅黑諸苗之巢穴附在各州縣者種類不一出沒無常朕意與其有事而加勦撫孰若未事而豫爲計畫黔省文武各官委靡成風匪伊朝夕爾等須大爲整頓身先倡率文自司道以至府州縣衞惟撫恤是務武自鎭協以至參遊備弁惟操練是勤務使民無派累

之苦兵無怠玩之習將見各處向化熟苗必皆舉踵企慕擇其頭目中醇良可用者命該管官宣播恩德加以優賚俾各愛發所屬以備驅策其有干紀犯科者從而重懲以示警戒不一二年間內地之民莫不感激奮勵已附之夷人胥皆畏威懷惠彼狆苗及紅黑諸苗多與漢奸聲氣相通自當俛首帖耳望風惕息猶敢縱肆猖獗乎設有怙惡不悛者亦必審察果係族類眾多稔惡渠魁始遣熟苗頭目先行招撫撫之不從然後行知所在將弁塞其奔逸之路一面命熟苗頭目率伊部落前往剿捕大兵從而繼之自獲全勝所獲牲畜等物即須賞熟苗酬其功績將勞效尤著之輩或奏請賜一職銜如是平定一二處則其餘不待招撫而歸誠恐後矣至於直省各員俱有火耗羨餘昇之養廉黔省錢糧額算耗羨無幾或以養廉不足加派民苗然州縣員缺較他省無多猶易爲

設法莫若將各項陋規通盤查清卽以本省之所出還濟本省之公用似屬允協聞自巡撫提鎭及司道等官各有納糧官莊每歲收米千百石至數十石不等府州縣亦間有之此皆國家正賦豈容私行隱占又聞貴陽鎭遠安順普安四處榷稅每歲抽收一萬金而報解正項不過數千思南威甯黔西大定畢節等處俱有過往牛馬銅鹽並落地等稅每歲可收至八九千金少亦不下二三千金而報解正項亦不過數百此等府州縣養廉太覺有餘至若都匀思州石阡平越獨山麻哈廣順定番安平等處養廉又甚屬不足一省之中而豐嗇懸殊安可不爲調劑嗣後爾督撫應將各處稅課逐一清查每歲盈餘若干量留該管官養廉餘者貯庫並將文武各員所占官莊交納之米盡數貯倉閤省錢糧耗羨一總提解合此三項通行會計自巡撫司道以下及府州縣分別衝僻

繁簡酌定養廉之數而派與之如此則溥偏均平缺美者無虧空之虞缺苦者亦不至科累民苗上下俱無染指各員咸得奉公盡職矣再者除養廉外量存數千金貯司庫以備犒賞兵丁苗猓之用亦未始非裨益地方之一助也爾等其周思詳議具摺陳奏務令官民兩賴可以永久行之無弊庶幾地方甯輯民苗樂利以副朕懷遠籌邊之至意、

夏四月戊辰朔諭直隸河南山東督撫朕因兩省接壤之區民人雜遝最易藏奸已令直省督撫清理疆界聞曹州西南桃源集地方界聯三省壤接七縣而離各州縣治又皆遼遠文武兵役巡察難周此處甚爲緊要爾等可差員會勘將如何專委弁員撥兵彈壓及應歸某省管轄之處會同詳議具奏○己巳吏部議奏原任翰林院檢討董玘以親老乞在籍終養應准其所請俟親終服滿

令其來京候補得旨凡人誰無父母爲人子者無不欲其父母常存今欲告請終養疏內聲明親終服滿補用爲人子者聞知何以爲情況該撫舉薑玘爲孝廉方正此人雖暫未錄用朕但願伊克盡子職常奉伊親耳似此不仁之語朕不惟不忍降旨亦不忍閱覽將本發回著刪去此段具奏○庚午怡親王允祥奏辭議敘得旨王忠敬勤勞佐朕辦理政事三年以來實多裨益茲因議敘特加封王一子爲郡王以彰國家酬庸之典王其祗遵不必固辭○以何國宗爲內閣學士由少詹事遷○追封關帝三代公爵○辛未安徽巡撫李成龍奏五河縣烈婦白三之妻謝氏遇姦不從刎頸全節應請旌表得旨謝氏因伊夫縱勒通姦守貞自矢終不爲强暴所污旋卽自盡可謂烈婦中之超衆者殊爲可嘉應加恩旌表以敦風化嗣後如有此等烈婦應作何加恩旌表之處一併定議具

奏尋奏白三妻謝氏與尋常烈婦不同應照常例增給銀十兩令
地方官於墓所建坊鐫列實蹟遣儒學官致祭一次嗣後如有此
等超眾節烈婦女俱照此例旌表從之○壬申諭刑部朕每覽所
奏罪犯案內多有僧人不法致干憲典者爲僧無淸淨心行兇頑
事則其非僧也必矣朕嘗覽釋氏之教雖不足爲治世理民之用
而空諸色相遺棄榮利有戒定慧之學有貪嗔癡之戒爲說雖多
總不出乎寡慾攝心戒惡行善四端爲大要也爲其徒者雖有爲
禪爲律爲講爲持誦之不同然莫不以四端爲本至於混迹僧徒
實乖僧行者飲酒食肉肆爲不法有應付馬流鑿頭挂搭闖棍江
湖捏怪煉魔潑皮等名色皆敗壞僧教甘爲非法何得稱佛門弟
子乎若槩以僧目之則苗莠弗辨涇渭莫分矣朕非爲僧人正其
名色蓋最名實辨是非國家勸懲之法不可忽也爾部行文直省

嗣後凡遇緇流犯法須按是何名色之僧人入案呈奏審擬定罪若旣稱戒僧有干犯法紀之事必嚴加治罪○裁廣東廣州左衛前衛後衛南海衛東莞所新會所新甯所增城所從化所靖遠衛連州所南雄所韶州所惠州衛河源所龍州所長樂所潮州衛澄海所程鄉所肇慶衛廣甯所興甯所陽春所陽江所神電衛高州所甯川所海南衛萬州所崖州所廣海衛海門所靖海所遂州所清瀾所並裁掌印都司都司經歷各一○癸酉左都御史尹泰奏定例監察御史試俸一年不稱職者以按察使經歷改補請嗣後一年限滿未能深信者再試一年庶賢否可以詳察從之○丙子諭議政王大臣等策妄阿喇布坦來求吐魯番之地曾諭將從前內附爲首者令其遷入內地今將軍穆克登奏言吐魯番處共有一萬餘人若但遷首領數人而不遷其所屬之人則伊等生計必

致艱難且伊所屬之內願移入內者不下四五千人等語朕思瓜州沙州地方甚寬亦必用人耕種若有願移者即在此居住給與一二年養贍令其耕種羅卜腦兒地方亦照吐魯番例有願移來者亦隨爲首之人一併移來不願者仍留本處著議奏尋議歸順之回子若再給與策妄阿喇布坦恐致擾累所以願移者甚眾應令其在布隆吉爾地方沙州瓜州等處種地其建立村莊養贍之處行文將軍富甯安等詳議辦理再羅卜腦兒回子皆水居打魚爲生此內有願陸居爲生者請照吐魯番例一併移來從之○丁丑諭大學士等怡親王恪恭盡職夙夜匪懈贊襄國政披露忠誠朕念茲勤勞特加封王一子爲郡王以昭酬庸之典迺王具疏懇辭及見朕時復再三陳奏情辭諄切出於至誠朕亦難強姑允其請以成謙讓之美○戊寅諭大學士等天人相感之理至微而實

至顯凡人果實盡誠敬自能上格　天心人君受　天眷命日鑒在茲其感通爲尤捷朕自臨御以來敬　天之心夙夜儆惕凡水旱災祲皆　上天譴責朕躬特示儆戒內省身心之過愆外考政治之闕失務期黽勉以囘　天意用是上承　帝鑒以求輒應如今年三月十六日覽署山西巡撫伊都立摺奏如平陽地方三春少雨朕懷甚爲憂慮祇告神明齋心虔禱續據伊都立奏報於十八十九二十等日得雨霑足三月二十九日覽河南巡撫田文鏡奏摺知開封一帶地方亢旱朕於四月初一日禱於神明竭誠致敬刻不敢懈昨田文鏡奏報初三日開封四境果得時雨可見天人感通之理捷於影響益覺可畏可懼而不敢纖毫疏忽也但恐督撫大吏於地方水旱之事不速行奏聞則朕無從省戒以挽天心致使旱澇成災閭閻受困此則地方大吏隱蔽之咎也嗣後

督撫等於地方偶有水旱之事卽據實速奏庶朕可及時修省爾督撫等亦宜省咎思過勤求民隱勿徒爲祝禱之虛文以飾愚氓之觀聽朕此旨並非自謂精誠昭格欲以誇示於衆葢實有見於天人之際感應不爽呼吸可通有善天卽降福則有過天亦必降罰惟有兢兢業業時存戒懼盡人事以仰邀　天鑒願日與諸臣交爲勉勖而已○李鳳翥緣事降調以年希堯爲工部右侍郎由廣東巡撫遷○裁江西掌印都司一○己卯諭大學士等近來年羹堯妄舉胡期恆爲巡撫妄參金南瑛等員騷擾南坪寨番民詞意支飾含糊具奏又將青海蒙古饑饉隱匿不報此等事件不可枚舉年羹堯從前不至於此或係自恃己功故爲怠玩或係誅戮過多致此昏憒如此之人安可仍居川陝總督之任朕觀年羹堯於兵丁尚能操練著調補浙江杭州將軍川陝總督印務著奮威將軍甘

肅提督兼理巡撫事岳鍾琪速赴西安署理其撫遠大將軍印著齎送來京舊威將軍印如無用處亦著齎送來京○調石文焯為甘肅巡撫以圖理琛署西安巡撫由布政使署○以楊文乾為廣東巡撫黃焜為河南布政使費金吾為陝西按察使由江西糧道遷○禮部疏奏直省督撫將軍提鎮題奏事件本式會典原有定例理應畫一今直省題奏同屬一事任意參差與例不合嗣後一切錢糧刑名兵馬及地方民務所關公事皆用有印題本其本身事件俱用奏本不准用印如有違式者通政使司查參交部議處從之○遣內閣學士眾佛保副都統查史等往準噶爾敕諭準噶爾台吉策妄阿喇布坦曰前歲台吉遣使根頓陳奏情詞恭順朕實嘉之曾遣使答諭今覽爾使博洛胡爾哈齊奏及口奏之詞知爾仰副朕旨欲永息兵戈共修和好興教逸民出自誠心朕甚欣慰願欲修和

好不可不計久遠議定疆界以杜爭端乃垂久遠之道也朕去歲遣使與爾定議疆界大概以阿爾泰山嶺爲界原未實指地名今爾奏稱以唐努山陰之克木可穆齊克地方爲詞又有哈噶斯地方係喀爾喀厄魯特之界哲爾格西拉胡魯蘇地方係會集之所哈濟爾地方係索林齊居住等語此爾但陳奏其故並未執意爭求應毋庸議外今姑以科布多烏闌古木等處言之喀爾喀厄魯特未搆兵時原混雜住牧今喀爾喀西境直抵阿爾泰山嶺梁城種地自唐努山陰之克木可穆齊克至博木地方見有車零旺布博貝吳梁海居住今定疆界自紅郭壘至阿爾泰哈道里嶺此千里內所有巴斯庫斯索羅斯畢漢哈屯阿爾古特阿爾坦腦兒等處爲爾疆界自哈道里以及克木之博木地方爲我疆界自哈道里以南由山嶺至額爾齊斯西邊自厄隆古布拉罕哈布塔克拜

塔克再抵烏闌烏蘇羅卜腦兒噶斯地方卽係沙磧應自克野以南定爲我國疆界朕爲元后統一寰宇爾所請可行無不兪允豈爲蕞爾廢地致啓爭論不過欲明定疆界永結和好耳爾又奏稱爾使臣貿易之人若由內地往來途遠勞苦請由喀爾喀地方行走朕今照爾所請但人數不可過三百耳嗣後惟當不渝前好以信爲本普濟蒼生爾其思之特諭○庚辰諭盛京將軍滿漢大臣大淩河副都統衆城守尉等邇來盛京諸事寥廢風俗日流日下朕前祭　陵時見盛京城內酒肆幾千家平素但以演戲飲酒爲事稍有能幹者俱於人蔘內謀利官員等亦不以公務爲事衙門內行走者甚少其聚會往來不過彼此相請食祭肉嬉戲而已司官竟有終年不一至衙門者堂官亦置若罔聞坐台之人看守邊口俱係關東人伊等雖有押送罪人之差而當兵者全無當兵之

實爲官者亦無爲官之道朕深知此等陋習雖降諭旨數次竟不悛改因將將軍大臣內不及者革退另簡爾等補授爾等雖係新任但能留心細訪即便知之應將盛京陋習極力整飭令其悛改復還滿洲舊日儉樸風俗勤學騎射武藝若有惡亂之人即加重處以儆其餘將軍大臣其欽遵朕旨與下屬官員同心協力各自黽勉力改從前陋習再盛京地方乃本朝根業之地關繫甚重爾等將聚集惡亂之人不時稽查應逐去者作速逐出境外大臣等若仍相推諉不實心效力朕訪聞治罪之時勿復怨悔○兵部議覆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苗疆事宜一定廣頑苗已經擒獲請於西孟地方撥定廣營千總一兵一百名駐紮彈壓又定廣一帶路通廣西泗城土府請於青蘇斷杉樹二處設立塘汛護衛行人一廣順州所屬之長寨者貢同筍焦山安順府所屬之十三枝普定

縣所屬之五枝及白老虎等處苗民宜添設官兵彈壓查大定一鎮所防僅一州之地請改為一協祇留左右二營以左營兼管中營帶兵一千名防守大定裁中營遊擊一移中營守備一千把總各一兵四百五十名分防長寨等處移把總一帶兵五十名分防羊城壆統歸定廣副將轄再於平遠協分千總一帶兵一百名防守白老虎一帶地方至都匀府屬之獨山州境接廣西之南丹土州苗俗尤為頑劣應於通省抽兵二百名移都匀守備一帶領駐防一黔省境接川楚姦棍頑苗互相句結販賣人口一事最為地方之害請嗣後定例地方官於一年內有能拏獲積棍頑苗者計人數分別議敘儻不能查緝為別處官弁拏獲者亦計人數降革至窩藏護送及聳合之人亦分別嚴加懲治其外省客民有買貧民子女者令報官用印亦不許買至四五入違者仍照與販例治

罪一黔省與楚蜀滇粤接壤多民苗互相殺刦之事請嗣後定例
夷人越界未曾爲非者仍拏送本省如係越境偷搶及助人讎殺
者卽在拏獲之省審明發落又黔省有拏白放黑之習如被人刦
殺力不能報復將無干之家等其人口牛馬丢插冤單令爲報復
如不能代其報復則勒索銀兩取贖請嗣後定例照應得之罪加
一等究擬一土司貧苦往往將所管有糧之田作爲無糧之土賣
與紳衿商民以致完納無資每至派累苗戸請敕令查覈清楚令
各買田之人照例輸納又各土司下設立權目人等應令報明有
司凡有事發一併緝捕懲治一黔省地氣潮溼倉米易致霉爛請
嗣後將兵米合計共存三年之舊餘者於青黃不接之時量行減
價平糶以濟民食著爲定例以上六條均應如所請又奏稱黎平
一府與楚省五開衛同在一城民苗雜處分隸兩省事權不一請

將五開衛改為一縣歸黎平管理銅鼓衛亦歸併五開則中間古州八萬等苗區皆屬於黔省一切措辦呼應得靈查銅鼓五開二衛歸黔歸楚從前兩省督撫各執一詞應令妥議畫一具題再議得旨高其倬為人謹慎辦事精細伊所奏之事諒無錯誤五開銅鼓二衛著照所奏歸黔省管轄餘依議○壬午以福敏為吏部右侍郎查嗣庭為禮部左侍郎俱由內閣學士遷○癸未　上召諸王貝勒公大學士九卿及工部官員等入諭曰朕向見工部所製器械類多粗率是以即位之後特降諭旨此後細小工作該部即行置辦若工作稍大及緊要物件俱先行奏明造成之後奏請差人驗看前因製造兵丁帳房錯誤朕曾降諭旨今製辦阿爾泰兵丁軍器關繫緊要朕意其必盡心辦理昨製成奏請驗看朕著奉岱來保查閱據二人回奏刀刃無鋼盔有裂縫甲係市買粗鐵所造朕詢

問廉親王伊伊卽具摺認罪情願賠補夫軍器所關至重朕旣屢降
諭旨伊又奏請驗看而所製之物並不堅利若此其居心尚可問
乎朕與廉親王允禩分屬君臣誼屬兄弟今觀允禩之於朕則情
如水火勢如敵國朕嗣登大位念 皇考付託之重凡用人行政
朝乾夕惕務求至當而廉親王允禩處心積慮必欲自居於是而
以不是歸於朕朕自返無愧何必與之較論但朕之是非有關
皇考之得失不得不諄諄辯白也廉親王允禩若肯實心任事部
務皆所優為論其才具操守諸大臣無出其右者而其心術之險
詐諸大臣亦無與之比者此惟 皇考鑒朕躬深悉之向因允禩
乳母之夫雅齊布獲罪正法一案 皇考硃批諭朕衆兄弟有朕
與允禩父子之義已絕之 旨允禩曾向朕再三哀懇云若將此
旨宣示則允禩實不可以為人矣朕彼時因將此 旨封固交

民賂收買是朕之所以矜全允禩者如是允禩全不知感恩悔過專務沽取名譽邀結黨與希圖敗壞政事實爲國法所不宥當日朕召允禵來京允禩奏云皇上如此加恩允禵必然悅服及允禵到京狂悖妄爲允禩又云此我未獲先寄書信於中途曉示之也觀此等言語則允禵在伊指使之中允禵在京日久允禩何竟無一言規勸令其改過乎朕於諸王大臣前降旨訓誨允禩視諸王大臣之意頗有以允禩爲屈抑者允禩罪案甚多朕俱加寬宥並未治罪有何屈抑之處爾工部官員等受　皇考數十年教養之恩當念君臣大義爲朕竭力盡心以圖報稱勿因允禩之甘言詭計爲其所惑允禩故爲小心謹畏於屬員則作噢咻體恤之狀其心實欲敗壞事務且知朕必能查出將衆人治罪以彰朕之苛刻俾衆人感伊而歸怨於朕其居心大抵如此爾諸王大臣果能悉

知允禩之非則其黨與自然解散允禩果能自知其非幡然改過盡爲弟爲臣之道則朕既得其是允禩亦歸於是豈非朕之深願乎過而能改則無過矣朕仍望其改悔〇諭大學士九卿等前日李鍾峩奏稱翰林爲儲材重地自康熙四十五年至六十年七科每省俱有庶吉士查雍正元年癸卯科漢軍及河南四川進士無館選者雍正二年甲辰科蒙古及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廣東湖南廣西雲南貴州進士俱無館選者請廣儲才之路等語朕卽位之後以培養人材最重翰林故加意詳愼隆科多曾奏稱 聖祖時館選每省俱有庶吉士所以朕於雍正元年癸卯科館選時試其文義觀其人品於僻遠省分之人亦酌量選取又每諭敎習之臣盡心訓迪迨後歷經簡擇及考試文章其中惟浙江人文義實較各省爲優因將各省人員分用於內外各衙門而浙江人留館獨

多雍正二年甲辰科館選亦詳加考試朕因以文義優者選爲庶吉士於是山西河南等省進士遂多不得與選葢翰林職司文章若以文義不及者處之則用違其才而其人或有他長反無以自見矣朕凡於用人行政無不審愼籌畫務求當理而選擇翰林更爲留意實欲其人人勿枉其才各效所長庶國家得收器使之效豈計及於各省翰林之多寡有無也今覽李鍾峩所奏是必外人有此議論故遂以入告朕甚嘉之大凡國家政事朕有不及見聞者若臣下不言朕何由而知朕正欲爾等盡心陳奏朕因得以查其所奏之是否是則改而從之否則亦可以朕意宣示爾等使天下之人曉然共白不致妄生議論嗣後館選庶吉士或應考試文義選取或應每省額選幾人或應分爲南北兩院向來教習止派滿漢各一員今若按省分各選庶吉士或亦按省分各設教習可

乎至各省未得館選之進士中或有文義可充翰林之選者爾等確有所知即行舉出毋使人有遺才之論爾大學士會同九卿詳議具奏尋議 皇上振興文教儲養英才因人器使館選之法盡善盡美更無遺逸之才李鍾義條奏應毋庸議從之○諭內務府今年京城附近地方雖雨水霑足然山東河南兩省尚未得雨進膳殽饈宜爲撤減著每日止用菜蔬二器餅餌二器用榼盛貯進御餘物一概不用○乙酉 上孝思純篤追慕 聖祖仁皇帝敬建 恩佑寺告成親詣行禮○諭戶部朕撫育蒸黎務期休養寬裕俾咸臻安阜故於各省雨暘節候時時咨訪體察無刻少釋於懷近聞河南山東春雨稍缺朕心深切軫念著將河南歷年民欠錢糧寬作五年帶徵山東省歷年民欠錢糧寬作八年帶徵俾閭閻納賦舒徐以副朕勤恤民隱之意○戶部議覆署山西巡撫伊

都立參奏原任川陝總督年羹堯擅給鹽商印票增引十萬道既非部頒之引無從稽覈且將應行收貯正課並不請撥擅自動用又差咸甯知縣嚴士俊於山西拏獲私茶越境提入將茶變價五萬兩又擅罰茶犯王欽菴等銀九萬兩私令贖罪隨保題嚴士俊爲河東運同假捏商名私占鹽窩招搖生事應特遣大臣前往查審得旨遣吏部左侍郎史貽直刑部右侍郎高其佩前往審理○丁亥毛文銓來京陛見以石禮哈署貴州巡撫（由威甯總兵官署）○戊子諭直省總督等爲政首重安民安民必先察吏邇年有司不能仰體　聖祖仁皇帝寬仁德意吏治漸致廢弛朕即位以來嚴加訓誡整飭官方欲其潔己愛民奉公盡職在朕並非苛刻亦非偏私乃有庸懦無能之督撫聞有參劾每向人云我若不參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參劾於我不便以此等語解釋於眾似覺參劾爲迎合

朕意而出於不得已者卽如浙閩督撫滿保參劾知府何國棟似屬迎合朕查其無貪汚之蹟仍准留任則朕無成心可知矣前滿保曾奏浙閩屬吏已劾多員若再題參恐致無人辦事魏廷珍巡撫湖南時亦曾奏稱屬員參劾過半容再查奏等語夫屬員之去留惟視居官之優劣豈論參劾之多寡朕心總出於至公爾督撫等安得以庸鄙之見偏私之心妄爲窺測乎又聞外閒議論云朝廷懲盜臣而重聚斂之臣此語尤爲荒誕自朕臨御以來蠲免積欠錢糧不下千百萬兩江南蘇松之浮糧江西南昌之浮糧共免額徵銀五十餘萬此皆惟正之供尙且大沛恩膏特行豁免見今各省督撫大吏將諸項名色私派陋規裁革甚多莫非推惠於民尙得謂之聚斂乎至若虧空侵蝕以及貪婪枉法之輩蠹國殃民有干法紀旣寬其誅已屬格外若又不嚴追完項一任貪吏優游

自得國法安在耶此明係朋黨匪人懷私揑造悖謬之語以惑眾聽殊屬可恨故特諭眾知之願爾內外大小臣工深知朕心凡事秉公據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見則庶政皆得其宜而吏治民生均有攸賴矣○以喀爾喀駐兵年久命於鄂爾昆圖拉屯田以備軍糧○己丑諭大學士等朕從前將御前侍衛揀發年羹堯處特欲其效力軍前遇有緊要事務備其驅策並非供伊之隨從也乃伊將朕揀發之侍衛不用於公務俱留伊左右使令帶至西安以侍衛擺對前引後隨又令侍衛為伊墜鐙是誠何心向年聖祖時富甯安傅爾丹處皆揀發侍衛曾未聞將軍等將侍衛作奴隸使令也督撫並無跪接大將軍之例伊去年來京陛見又未帶有大將軍敕印而途中令總督李維鈞巡撫范時捷等跪接伊係征勦青海將軍青海之叛逆王台吉等則可令其下跪至並無罪犯蒙

古王等亦令下跪阿寶係扎薩克郡王本朝之額駙亦令其下跪伊如此僭越無知是誠何心著年羹堯明白回奏○先是雲南總督高其倬奏雲南開化府與交阯接壤有內地舊境失入交阯今因開銅礦經布政使李衛詳報臣隨委開化總兵馮允中勘查今查出都龍廠之對過鉛廠山下一百二十九里又南狼猛康南丁等三四十寨皆被交阯占去伏查雲南通志載開化府南二百四十里至交阯賭呪河為界今交阯呼為安邊河是也後明季因其地曠遠將塘汛移入內地另指鉛廠山下一小溪強名為賭呪河已失去一百二十里本朝康熙二十　年鉛廠下小溪內斜路村六寨復入於交阯以見在之馬伯汛為界較明季又失去四十里若論舊界應將二百四十里之境徹底取回臣見在移咨安南國王交阯之都龍南丹二廠皆在此內交阯倚為大利必枝梧抗拒

揑辭瀆陳爲此詳奏得旨覽奏稱交趾舊界有遠近互異等情朕思柔遠之道分疆與睦鄰論則睦鄰爲美畏威與懷德較則懷德爲上據云都龍南丹等處在明季已爲安南所有是侵占非始於我朝也安南自我朝以來累世恭順深屬可嘉當獎勵是務寧與爭尺寸之地況係明季久失之區乎其地果有利耶則天朝豈宜與小邦爭利如無利耶則又何必與之爭朕居心惟以大公至正爲期視中外皆赤子且兩地接壤連境最易生釁尤須善處以綏懷之非徒安彼民正所以安吾民耳卽以小溪爲界庸何傷貪利倖功之舉皆不可爲訓悉朕此意斟酌行之至是安南國王黎維祹奏稱臣國渭川州向與雲南開化府接壤以賭呪河爲界河之西歸開化府河之東歸渭川州聚龍社忽接雲貴總督移咨臣國聚龍斜路村等六寨皆係開化府屬內地向爲都龍土目侵占至

今四十餘年合行淸立疆界臣已具文回覆隨有開化總鎭親來斜路村之鞍馬山去賭呪河一百二十里就立界牌設立房屋分兵防守臣備錄情由謹具摺奏聞得旨此事王未奏之先雲貴總督高其倬方差員勘界之時卽已摺奏矣朕念安南累世恭順王能恪繼職分可嘉且此地乃棄自明朝安南之民居住既久安土重遷恐有流離之苦朕心存柔遠中外一視甚爲不忍已批諭將斜路村等處人員撤回別議立界之地務期允當諒茲時所批已到必另料理矣王但自供厥職以綏爾民靜候可也○辛卯命田從典爲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由協理大學士吏部尚書遷）○癸巳以汪漋爲內閣學士（由太常寺卿遷）○乙未兵部議准雲貴總督高其倬奏雲南苗猓平時踞元江新平之間官兵緝捕則遁入威遠普洱茶山等處廣袤二三千里難以控制請將威遠土州改土歸流設撫夷

清餉同知一經歷鹽井大使二於猛班設巡檢一分理民事再添設普威一營置參將一駐紮普洱守備二一駐威遠一駐茶山千總四把總八兵丁一千二百名分汛防守至賊苗巢穴根株全在元江協新營所轄之地而舊制新營止屬臨元不屬元江故兩界遇事易於推卸請將新營歸元江轄仍令臨元統轄又猓夷有討保之習勒索銀兩騷擾地方請於九龍江口夷人出入之處設立防汛照山海關例給以印票並將所屬村寨編立里甲戶口以憑稽察其夷人子弟有志讀書者准其於元江附考元江府入學額數應加取二名田畝照地肥瘠酌定額賦土地可闢者見今開墾照定例水田六年旱田十年升科至於土官方普二姓糾眾騷擾所有二姓土巡檢承襲之處應永遠停止從之○復設國子監舊裁滿助教四

五月戊戌朔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各屬晴雨並見邇董仲舒春秋繁露祈雨之法虔誠祈禱得旨覽奏因檢春秋繁露細閱其祈雨之法朕意似此皆可不必蓋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大凡地方水旱沴不虛生或朕躬政闕遺或爾等封疆大吏治理紕繆或小民習尙澆漓之所致消弭之道當應之以實不應之以文惟返躬修省克己改過然後齋肅籲懇則天人交感之際潛孚默契有如響之應聲但庸愚視爲杳渺無憑耳朕卽位以來凡有祈禱從未命僧道之流設壇作法朕嚴恭寅畏敬天之心無時敢懈至於鬼神之道體物不遺第宜敬而遠之固不可輕忽亦不可溺信而涉於貪瀆茲亟應省察吏治檢點刑名其有關於國政者奏聞於朕我君臣期共懋勉以恭迓天休可也又奏向與年羹堯通問稀疏近與相絕得旨據奏與年羹堯通問歲不過一二次殊屬狡辯西安總

督署前未有隔五日不見直隸總督李維鈞之使者衆目昭彰何能遮掩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如果奮然易轍不少依回猶可謂之勇於自新若似此巧言粉飾以狡獪爲得計以隱蔽爲深謀恐一旦發覺罪無可逭斷不能逃朕之鑒察爾其思之○己亥諭大學士等查弼納保奏參將遊擊六員彙寫一樣考語豈有六人盡悉相同之理朕調取武員輪流引見係國家用人要政朕將大臣等摺奏之語悉皆躬自鈔錄又將朕閱看之處逐一記於該員姓名之旁爲將來用人之據且可見各省大臣所保之公私今查弼納如此怠忽著將此摺行文訊問查弼納○辛丑諭吏部月官條奏原欲觀其人之存心今漸有將地方關繫事務條奏者伊等新進小臣恐或受人屬託或將條奏事件在外聲揚以沽虛名或刻入文集此等情弊一經查出必治以重罪爾等即明白傳諭嗣後

月官考試履歷令其密封進呈○壬寅諭直省提鎮等我　皇考
聖祖仁皇帝優待武臣恩眷之隆自昔希比諸武臣感激恩寵遇
事奮力效命但平日居官砥礪操守撫恤兵民之道尚多不及夫
爲將弁者雖貴乎材勇然使有衝鋒破陣之才而不能潔己愛人
撫綏士衆或至扣尅貪婪人罹其害則與盜賊何異彼盜賊之肆
行劫掠不恤身命何嘗不勇惟因利人財物遂謂之爲盜賊而法
在必誅勇不足稱卽爲可恥凡爾武臣務須廉潔持躬奉法循令
恤兵愛民綏輯地方遵國憲正所以重身家也設或婪財貪利橫
生事端致干法網則地方既滋擾害而法所不容國家又失一勇
力有用之材豈不可惜是知心存報國最在平日之愛恤兵民安
靜守分耳若至生事擾害之後雖或捐軀亦何所補從前縱有微
勞亦不足以贖此日之罪愆矣爾將弁當各輕目前小利勉爲國

家梁棟垂名竹帛以圖光前裕後之功業可也勉之戒之勿負朕諄諄告誡之意○癸卯汪球乞假回籍以王之麟爲左副都御史由浙江按察使遷○戊申怡親王允祥等遵旨議覆原任大將軍年羹堯奏臣在西甯時因邊外波羅冲可克之鹽池青海蒙古人等運來邊內貿易西甯軍民賴食此鹽奏設副將一員兵一千六百名駐防彼處將西甯通判移駐管理鹽務見郡王額駙阿寶移在波羅冲可克地方駐紮官兵若仍住彼處恐其生事應將原議設立官兵駐紮鹽池之處請行停止其管理鹽務之通判亦裁應如所請從之○己酉鑲白旗漢軍都統范時捷奏原任大將軍川陝總督年羹堯欺罔貪婪五款一運米至軍前侵蝕脚價銀四十餘萬兩一管理捐納駝米勒取私費銀三十萬兩一違旨勒派屬員公捐俸工一與將軍督撫文書擅用令諭直書官名一保舉題補各

員悉多營私受賄應將年羹堯並通同欺罔之桑成鼎金啓勳胡期恆及伊家人魏之耀嚴大等一併敕部提拏嚴行審究治罪得旨著年羹堯明白回奏○辛亥諭吏部前年羹堯奏稱陝西郃陽縣有鹽梟甚是兇惡必得用兵彈壓遂調集兵丁令河東運使金啓勳前往料理金啓勳不告知該處人民竟率兵驟至郃陽地方黑夜圍堡致無知男婦等多驚惶無措有自縊投崖溺井而死者范時捷先經摺奏朕將范時捷原摺發與年羹堯令其明白回奏而年羹堯希圖蒙混反奏稱並未傷損一人金啓勳料理此事甚屬妥協迨范時捷再行摺奏復令年羹堯查明今始將金啓勳領兵圍堡傷死人口名數奏聞金啓勳附和年羹堯生事擾民甚屬可惡著將金啓勳革職拏問並將范時捷年羹堯摺奏發與史貽直高其佩等審理○壬子以德新為內閣學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遷○臺

灣生番巴荖遠等四社猫仔等十九社歸化○癸丑諭內閣朕軫念民生蠲租賜復不過行吾心之所安使斯民共霑實惠並無一毫市恩之念欲以崇尚虛名也前蠲免江南蘇松兩府浮糧彼處士民感激朕惠爲朕祈福聞有誦經立碑蓋造龍亭聚會演戲者雖或出於愛戴之誠然實非矢報君親之理朕所望於天下者祇欲各安職業端本務實以生以養庶幾家給人足共享昇平仰報我　皇考之付託耳以云祈報莫大於此至於誦經禮懺諸事皆爲粉飾虛文即謂頌禱致虔亦於朕躬毫無所益且聚衆演戲蓋造碑亭非徒糜費金錢兼恐有不肖官吏及里胥人等借名私派乾沒肥己貽累小民俱未可定此等陋俗　聖祖仁皇帝久已洞悉曾屢降　諭旨禁止及朕臨御以來曉諭天下人民務本重農力行節儉而聚衆演戲諸事更屬奢靡浪費蘇松士民習於華侈

今又爲此虛文以祈朕福甚非朕意著該督撫嚴行禁飭其碑亭建造之處概行停止仍徧諭士民各歸本業以副朕懷○諭制錢乃日用必需之物務使遠近流通以便民用京師錢局每歲鼓鑄制錢應日加增今雖不至缺乏而各省未得流布民用不敷是必有銷毀官錢以爲私鑄者且聞湖廣河南等省私鑄之風尤甚著直隸及各省督撫申飭該地方官密訪查拏嚴行禁止毋使奸徒漏網儻稽察少疏仍蹈前弊一經訪覺定將地方大小官吏分別治罪○諭前松江提督高其位署理江南總督印務時年羹堯奏

聖祖仁皇帝云高其位年老衰憊兩耳重聽貪位隱飾貽誤地方不應畀以重任是以　聖祖仁皇帝降旨罷其署理之職及朕即位猶記年羹堯之言特召高其位來京陛見朕視其爲人老成忠厚善氣迎人雖已年老精力猶可任用適值年羹堯在京遂令

伊詢問高其位觀汝筋力尚可為朕效力數年不得固辭目下見有鑾儀使一缺旗下都統一缺著高其位量其力之所能或願在京效力或願仍回松江提督之任自行陳奏比時高其位奏稱都統事務向來不甚熟練至於鑾儀衛又無可效力之處朕遂降旨令回松江此乃出自朕意加恩老臣並非年羹堯贊助之力揣年羹堯必隱其從前之參劾反市德於高其位而高其位不知亦以為出於年羹堯贊助之力也去年高其位奏進松江漁船所獲玉寶朕賞以四團龍補服等物又適值年羹堯在京必又向高其位居功冀其感激聞年羹堯將蘇州一無賴小人王廷貴薦與高其位高其位不察其能否不驗其騎射即授以把總未幾又特拔為千總此事在向時外省督撫提鎮中皆所不免年羹堯尤視為常事但高其位向被年羹堯所參及朕加種種之恩皆特出朕意與

年羹堯毫無干涉而年羹堯竊君恩爲己功高其位奉私屬如公令卽此見年羹堯之巧詐營私隨處要結而內外臣工之爲所愚者不少矣以上情節著高其位明白回奏其所薦王廷貴著高其位速遣來京朕親自閱看○甲寅諭內閣江南浙江海塘已差尙書朱軾會同江浙巡撫查勘估議具奏但沿海黎庶全賴堅築海塘捍禦潮汐得以保全生聚事關民瘼朕時刻在念若塘工遲誤則海濱之人未能安居樂業所派效力人員雖經赴工惟恐遷延時日駁難告竣亦未可定著巡撫張楷法海等星速遴委幹員動支司庫錢糧立限堅築剋期報完務使永保安瀾毋得因循延緩亦不得草率塞責貽誤民生○諭刑部龐登雲打死林榮一案吳隆元另議具奏毫無合理之處律載官司差人捕獲罪人聚衆中途打奪殺人及聚至十人爲首者斬監候等語是中途打奪殺人

者即應擬斬若聚至十人即不殺人亦擬斬候律載甚明今此案龐登雲明係中途打奪殺人之犯而吳隆元忽稱所糾之衆止有三人與聚至十人有間遽以應照鬬毆殺論兩議具奏及詰問吳隆元兩議情由曾否與法司大臣商酌初則奏稱曾說與刑部書吏後又奏稱兩議之後曾向尚書塞爾圖言之在朕前奏對自相背謬如此吳隆元身為僉都御史與各道御史不同即所見甚確亦當與法司諸大臣虛衷推詳以期平允今所議既與律例不符又於情理乖謬徒自貽恥安能顯其所長且吳隆元平日稱隆科多為柱石大臣又將年羹堯所薦落卷故意在年羹堯之前極力稱賞看其行止不過趨承附勢希圖儌幸殊不知生殺之權操之自朕伊所逢迎之人何能保全伊之身名似此假作剛方之態陰為奸險之謀朕豈肯姑容著隆科多查審○諭八旗都統等八旗

恩賞銀兩或有一旗不給與官員之子弟或又有一旗給與者夫推恩賞賜理當畫一即如貧乏筆帖式等以其爲部院官員不令給與似屬難行此必八旗大臣恐銀兩不敷故行節省耳大約每旗一月不令過一千一二百兩則銀可足用矣著八旗大臣詳悉畫一議奏尋議恩賞銀兩貧乏之官員子弟及護軍校驍騎校看守城門官渡等員並部院衙門筆帖式前鋒護軍領催馬甲執事人等應令一體給與從之○丙辰諭大學士等從前年羹堯所奏事件朕所降諭旨並硃批諭旨甚多有交部者亦有未曾交部者其前後所奏事件每有互相舛謬之處爾等行文年羹堯著將諸穆渾等帶往杭州一切年羹堯所奏事件奉朕所降諭旨並硃批諭旨俱著察明具奏俟察明具奏時將伊等如何措置之處著年羹堯具奏請旨至去冬年羹堯奏請帶往補用人員內惟侍衛查爾

扈係奉旨發去之員其餘有請託年羮堯帶往者有年羮堯自欲帶往者此內亦有將督撫大臣官員子弟帶往者亦有欲作質當帶往者是以有感激年羮堯之人亦有怨恨年羮堯之人著伊等各將帶往緣由請託情節並年羮堯所行事蹟聲明繕寫摺子俱交與岳鍾琪轉奏儻有不能聲明情由者俱著仍隨年羮堯前赴杭州學習高其倬之弟高其傑著令回京至於前歲朕揀選發與年羮堯之侍衛俱係　皇考時所用在朕左右隨侍之人特欲伊等效力軍前黽勉勤勞並非令爲年羮堯廝役而供其驅使也伊等至彼貪其賞財爲年羮堯前引後隨且爲墜鐙竟似奴僕聽命而行伊等既甘卑賤如此卽令跟隨年羮堯前往杭州至杭州時將伊等如何措置之處著年羮堯具奏請旨○免浙江鹽政所屬華亭餘姚等縣雍正元年二年未完場課○以法敏爲湖北巡撫

調托時爲總督倉場侍郎以覺羅塞德爲戶部右侍郎（戶部額外侍郎）○以杭奕祿爲左副都御史（由光祿寺卿遷）○解白潢任以甘汝來爲廣西按察使（由左江道遷）○理藩院奏振武將軍傅爾丹咨稱輝特台吉濟克濟扎卜稱由錫喇他拉移遊牧於伊族公巴濟處大將軍年羹堯遣人看送出口即同道途困憊人畜散斃懇賜軫恤應准其與公巴濟同居俟伊屬下人等俱到再議編設佐領得旨輝特台吉濟克濟扎卜之事年羹堯止用密摺具奏並未報部亦未行文與將軍傅爾丹及該扎薩克等但交與章京一員送至口上即同將此多人致此勞苦謬亂已極著年羹堯明白回奏○丁巳諭大學士等頃將年羹堯解退大將軍總督職任補授杭州將軍陝西通省滿漢兵民羣稱得命復見天日靡不懽忻相慶乃聞年羹堯緊戀總督職任又設法揚言將行李發往巧圖仍留原任自負爲良

臣欲加朕以遺棄功臣之名眩惑營求彼處兵民等年羹堯旣負
朕恩致犯衆惡若此尙復繫戀營求誠爲不識羞恥者閒有愚人
或貪圖年羹堯財物或仍畏年羹堯威勢代爲具呈朕必照逆黨
例從重治罪斷不寬宥年羹堯應交岳鍾琪事件著作速交代急
赴杭州任所將此行文岳鍾琪及該撫等令其知悉○以能泰爲
左副都御史原任四川巡撫○己未諭大學士九卿等人君圖治首在用
人書云任賢勿貳中庸云忠信所以勸士蓋君之待臣原宜開誠
布公推心置腹相信如一體然後爲臣者乃可惟所欲言惟所宜
行而無顧慮朕御極之始將隆科多年羹堯寄以心膂毫無猜防
所以作其公忠期其報效孰知朕視爲一體伊等竟懷二心朕予
以寵榮伊等乃倖爲要結招權納賄擅作威福敢於欺罔忍於背
負幾至陷朕於不明朕深恨辨之不早寵之太過愧悔交集竟無

辭以謝天下惟有自咎而已朕今於隆科多年羹堯但解其權柄不加刑誅者正以彼等之妄謬皆由朕之信任太過是以惟有自責而於伊等一概從寬也自今以後既覺其姦偽曉諭眾知不復信任假以要權在朕既不失馭下之道而諸人亦免被其愚惑若伊等怨望不遂其欲仍怙惡不悛彼既視憲典等於弁髦朕豈能姑息以養奸邪至於二人門下向來趨赴奔走者不少此亦中人之常情希其薦拔畏其加害之所致但宜急解散黨與洗心革面若仍念舊情負國恩而感私惠蔑大倫而重小節往來鑽營妄有希冀或餽送賄遺或書札來往設計陷人或揣擬伺探朕意暗作威福不能改革惟務隱密巧詐若再發覺之時決以逆黨從重正法伊等各宜儆懼無得自干誅滅朕意已定法在必行〇壬戌諭禮部前博爾多來京陛見奏稱僧人宏素處有朕昔年賞賜金剛

經一部上有朕所製序文今欲刊刻流傳朕細思向來並無此事
因命博爾多將此經取來閱看昨日齎到文與字俱非朕筆且將
朕名皆書寫錯誤甚不可解聞宏素已經身故其同寺僧人必有
知其由來者著即行文問明具奏不必嚴拏拘禁前令各處呈繳
御筆伊等既將此字認爲御筆何以不行呈繳若以爲非御筆何
以不行詳察亦著問明朕在藩邸時因府第與柏林寺相近閒暇
之時閒與僧人談論內典並非以僧人爲可信用也况今臨御天
下豈有密用僧人贊助之理近日直隸宣化府江南蘇州府等處
竟有僧人假稱朕旨在彼招搖生事者已經發覺懲治此等小人
行爲皆於朕之聲名大有關繫爾部不可不嚴行禁飭若再有此
等著該地方官訪拏參奏毋得疏縱年來各處呈繳御筆今限期
已滿尚有未繳者所繳之內亦有假筆混雜者朕俱從寬不行深

究今又有金剛經序文之事爾部可嚴行各省以文到之日再限一年務令全繳儻再有隱漏定行治罪○癸亥諭內閣盛京風俗甚屬不堪俱因蘇努爲將軍八年徇無知小人之心沽取虛名私恩小惠逞其機詐惟利是圖毫無裨益地方軍民之處風俗由是大壞非有爲國家實心效力之大臣盡心竭誠大加整理不能挽囘風俗著都察院左都御史尹泰以原品往盛京署禮部侍郎兼理府尹事○添設雲南中甸撫番清餉同知一經歷一巡檢二○設山西朔平甯武二府改右玉衞爲右玉縣左雲衞爲左雲縣平魯衞爲平魯縣並劃大同府屬之朔州馬邑縣俱隸朔平府管轄改甯武所爲甯武縣神池堡爲神池縣偏關所爲偏關縣五寨堡爲五寨縣俱隸甯武府管轄改天鎮衞爲天鎮縣陽高衞爲陽高縣移原駐陽高通判駐府城俱隸大同府管轄改甯化所爲巡

檢司隸甯武縣管轄朔平甯武各設知府一員甯武府設同知一員右玉等九縣設知縣九員典史九員甯武設巡檢一員裁太原府中路西路同知二員右玉等衛守備十員甯武等所千總十三員〇乙丑以能泰為左都御史鄧羅常泰為左副都御史由大理寺少卿遷

〇吏部兵部奏杭州將軍年羹堯於川陝總督任內妄參金南瑛等七員應革職得旨此年羹堯總督任內之事並非將軍任內之事乃吏部應議者與兵部無涉若果以將軍係兵部職掌即應請旨交與兵部而吏部可不必會議今並未請旨含糊專擅會同兵部議革年羹堯將軍之職具奏特預先立意徇庇年羹堯耳如此巧為殊屬不合隆科多等著交與都察院嚴察奏聞將本發回仍令吏部議奏

六月丁卯朔諭內閣昔 聖祖仁皇帝明目達聰無微不照而關

繫國計民生之事尤殷採訪屢降　諭旨令內外臣工各抒所見不時條奏無非欲洞悉下情興利剔弊期臻上理也在廷諸臣不能仰體　聖懷未見有剴切敷陳裨益政事者如科道等官之章奏或請開例捐納或請開設礦廠或請節省錢糧種種假公濟私之處不可枚舉皆在　聖祖仁皇帝洞鑒之中故近年來條奏之事　聖心裁擇其可行者見之施行其不可行者概置勿用而言官之不得遂其私者反有　聖祖仁皇帝不甚納諫之妄議此等小人情狀朕在藩邸知之甚悉疾之甚深故臨御以來諄諄告誡期其各矢公忠直陳無隱夫條奏者原欲上以匡君下以澤民非為臣子沽名之具也朕原有旨即密奏中朕不行者若有真知灼見力懇施行仍准其露章陳奏非必止於密奏也因念諸臣之欲盡言者或多所顧忌或恐招怨尤或有牽制之情或有不便顯言

之處故令各人密封進呈其中言有可採而易於招怨者朕將摺內職名裁去發出或令諸臣會議或即見諸施行而外間不知何人所奏其所以如此者無非欲人人盡其所言無所瞻顧迴避而朕得收聽人之實效於治理大有裨益也乃有詐僞之人因所奏既行而誇耀於人者亦有因裁去銜名無可稽考竟將他人陳奏之事據爲己有者亦有謂出之自朕託言諸臣而實非諸臣之條奏者種種浮言深可痛恨又常見人文集中有擬稿未上之奏疏夫既有此疏何以未上既云未上何故存稿此乃欺罔之徒內懷詐僞外託忠誠遇事不敢直言故飾虛詞傳播人口以欺世盜名也且更有以特恩施行之事而冒爲己功者如蠲免蘇松浮糧一事係戶部所奏恩自朕出並無一人條陳近聞有人自稱爲彼之密奏者人而無恥至於此極朕念爲政之道首先得人故自即位

以來於文武大小臣工皆留意簡選而於伊等陛見之日必召入面詢親加訓誨欲其潔己奉公勤修職業謹守法度愛養兵民丁甯誥誡至再至三無非論及內外事務及勉勵官方之語而諸臣出外每每任意增減多方粉飾以誇示於衆竟有與原降諭旨甚不相符者此皆大有關繫著凡文武官員曾經面奉諭旨除不能紀載者俱將訓旨一一詳細將年月日一同繕寫進呈內外文武大臣著自行封進其不應摺奏之員著封固交與該上司轉奏自今以後凡面奉諭旨者俱著繕寫進呈若不繕寫進呈但私相傳播及私自記載者即係假揑旨意定當從重治罪○己巳召法海來京以甘國奎署浙江巡撫由按察使著○庚午桑成鼎緣事革職以王克莊爲湖北按察使由湖南岳常道遷○署川陝總督岳鍾琪奏遵旨查勘雜谷大小金川沃日等處土司搆釁緣由差員到雜谷地方

照舊立界傾心悅服又金川土司處有美同等寨本爲金川咽喉被前巡撫年羹堯强斷與沃日所以讐殺多年今斷歸金川以龍堡三歌退給沃日兩家永無爭奪又土司承襲地方官勒索陋規多致遲延歲月請立嚴限具題不許勒掯得旨本朝各省土司俱畏威懷德甚爲恭順間有一二梗化者皆由地方文武大吏調劑失宜之故今春年羹堯奏稱四川雜谷及大小金川等土司頗有不法情狀朕即知此必年羹堯希冀其多事欲借此名色得以久操大將軍之權固既川陝總督之任耳年羹堯若不速離川陝則川陝必至有事是以將年羹堯調往杭州未幾南坪壩之事果已安帖茲據岳鍾琪所奏雜谷金川沃日等土司又已悅服彼此和輯矣此諸土司向日皆因年羹堯辦理不公以致互相讐殺今岳鍾琪遵朕諭旨辦理有方甯番息事殊屬可嘉著交與該部議敘

其條奏土司襲職之處著內閣九卿會議具奏○壬申諭內閣署總督岳鍾琪總督高其倬楊宗仁孔毓珣河道總督齊蘇勒提督吳陞魏經國在　聖祖仁皇帝時服官有年勤勞素著自朕即位以來又能潔己奉公深知大義不附邪黨不事鑽營居官行己俱屬可嘉應沛殊恩以風有位岳鍾琪高其倬楊宗仁吳陞魏經國俱著加太子少傅銜孔毓珣齊蘇勒俱加兵部尚書銜以示朕嘉獎優眷之至意○癸酉諭大學士九卿等年羹堯如許大罪顯露而伊子年富年興等尚毫無畏懼之形若伊父果有冤抑之處應分晰代奏若無冤抑之處則應竭誠效力以贖伊父之罪乃隱匿為伊父探聽音信且怨憤見於顏色年富年興俱著革職交與伊祖年遐齡儻仍不悛改定行正法再隆科多之子鑾儀使玉柱行止甚劣亦著革職交與伊父隆科多○吏部議奏原任川陝總督

年羹堯妄參道員金南瑛等應嚴加治罪得旨所議甚屬悖謬年羹堯所犯之罪甚多雖卽行正法亦不足蔽其辜並不在此一事朕交此事卽當就此事定議乃任意妄議處分過當前議既屬徇私今議復爾過當料他人斷不敢如此定議此必隆科多有意擾亂之故隆科多著交與都察院嚴加議處此本吏部另議具奏○以盛暑命清理庶獄○甲戌吏部等衙門遵旨公閱年羹堯奏摺疏參年羹堯受　皇上莫大之恩乃狂妄悖逆至於此極種種不法罪大彌天令調任杭州將軍又奏稱江南儀徵縣地方水陸分途臣至此靜候綸音等語更不知其何心人臣如年羹堯背義負恩越分藐法爲天地所必誅臣民所共憤請將年羹堯革職及所有太保並世職一併革去從前恩賞團龍補服黃帶雙眼孔雀翎紫扯手等物悉行追繳敕下法司將年羹堯鎖拏來京嚴審正法

以爲人臣負恩不忠之戒得旨年羹堯在任種種僭妄曾經降旨詢問今據年羹堯奏稱伊爲大將軍所行之事俱循照俗例而行等語昔年用兵有諸王掌大將軍印者有大臣掌大將軍印者惟允禵妄自尊大種種不法我朝大將軍如此行事者從未之聞也年羹堯不但踵而行之且殺戮過焉今乃云循照俗例夫允禵所行悉僭妄非制豈可云例假若云例則係國家大將軍之定制豈可云俗此語狂妄已極在年羹堯職分卽當年諸王掌大將軍印所行之例伊尚不應比擬而乃效法允禵狂妄不法之舉乎又據年羹堯奏稱既不敢久居陝省亦不敢遠赴浙江今於儀徵縣水陸交通之地靜候綸音等語朕前降諭旨令速赴杭州新任今逗遛中途曠廢職守遷延觀望不知何心其囘奏摺內凡枝梧掩飾及未經囘奏之處俱著年羹堯一一分晰明白囘奏至九卿等所

議革去一切職銜追回恩賜等物鎖拏來京嚴審正法之處俟年羹堯回奏到日再行請旨○乙亥諭侍衛內大臣公馬爾賽等帶領諸大臣子孫引見諭曰爾等宣旨與納泰爾在乾清門行走因年羹堯舉奏擢用至護軍統領又令往署四川提督事務爾乃並不感恩效力惟依附年羹堯以謟媚爲事甚屬卑賤朕將年羹堯所行二次硃批諭爾爾並無一言陳奏但多方謟附年羹堯明係圖其利耳不僅深負主恩且玷辱爾之祖父且玷及眾大臣之子孫納泰勿令在護軍統領處行走俟朕另降諭旨再爾等俱係大臣勳舊之子孫孰不當爲國家效用乎令但擇人任用大臣等之子孫內能勝任者不可驟得今大臣之子孫及散秩大臣侍衛等之子內爾諸臣有知其善者卽行舉奏縱不深知訪問於章京護軍校等如得其人亦行舉奏以備朕之試用如此則人各加鼓勵

矣且今大臣等多有不教其子弟者雖不教以漢書卽教以清書亦可得明義理乃其中家貲豐裕者並不黽勉正務而習爲嬉戲此皆不教之所致也其家道窮乏者又無教訓之方以致子弟往往陷於不才爾諸臣公同將上三旗勳舊世臣如公侯伯精奇尼哈番阿思哈尼哈番阿達哈哈番及登城巴圖魯等之子自二十歲以下十四歲以上或十二三歲而身軀長成者亦同揀選開明伊等履歷帶領引見朕酌量其宜加教諭成就之處另降諭旨○

己卯大學士奏請　皇上潛邸升爲宮殿撰擬嘉名恭候欽定

上欽命曰雍和宮○諭八旗都統等國家設立法制特欲使眾人遵行也若定制之內及條奏准行事件有不便施行者諸臣可將不便施行之處聲明具奏朕卽諭令停止若既傳示眾人令其遵循事件必須實力奉行方爲有益儻仍照常疏忽則與未嘗傳諭

於衆者何異如白塔及九門例有信礮纛幟乃曉示士卒之標準也今不惟兵丁等不知此例即新任大臣亦有不知者大臣等俱係管轄兵丁之人儻值用兵爾等即為士卒之觀瞻職任甚關要密不可妄意輕視爾等各旗俱給有開載號令之書一冊作何曉示新舊兵丁咸令知悉凡事務須防於未然周思詳慮不少忽略則自無可虞之事至於軍器為用最要聞得兵丁等佩刀俱係粗鐵並無鋒刃尚可謂之軍器乎且東華門西華門外聞有賃刀之處步軍統領衙門應將此查明禁止爾等公同詳議具奏尋議嗣後所奉諭旨八旗於月朔宣示再於教場及一應會集之處宣讀曉示至白塔九門所有信礮纛幟雍正元年每旗給有書籍一冊甚為明晰應交八旗於春秋二季凡該管兵丁有陸續挑取未經知悉者徧行曉諭至官兵有佩粗鐵刀者應令立限更換違者治

罪其兵丁賃用佩刀尤屬不合應交與步軍統領嚴查禁止從之○庚辰諭內閣朕從前曾諭各省文武大吏令其密摺薦舉賢員陳世倌曾遵旨密薦知縣二員昨又具密摺奏稱見有武定州等缺臣從前密奏之員不敢再行保題今此本內又另題堂邑縣知縣何多學等朕從前並無密薦人員不許明題之旨況從前既可膺密薦今遇缺自應保題若云曾經密薦遇缺不行保題是密薦反阻賢員上進之路甚屬非理將原本發囘著另行具奏陳世倌從前密薦之人不行保題之故亦著聲明具奏○辛巳兵部議覆直隸總督李維鈞奏大城營守備員缺請將藍翎侍衛張大烈補授應如所請得旨各省所發藍翎侍衛皆係藍翎侍衛之平常者故命於外省補用此等應於不緊要之缺題補並分與各省年滿千總皆選騎射嫻熟者命往令其題補並非命往令其學習也若

果騎射較前生疏該督理應題參李維鈞從前並未將年滿千總
許印等參奏今遇缺出始稱此二人騎射尚未嫻熟反將藍翎侍
衛張大烈題補此內必有情由許印苗世忠著調來引見○癸未
諭大學士等朕卽位時聞葛繼孔行止不端但未見其人是以曾
降諭旨問江南總督查弼納據奏葛繼孔辦事勤慎才尚可用又
詢問署江甯巡撫何天培亦云其人尚知敬畏從事朕細加訪察
恐二人皆為其所愚故解其臬司之任調為內閣侍讀學士欲親
加試看其人也後見年羹堯參奏之摺遂將葛繼孔改授鴻臚寺
卿乃葛繼孔於年羹堯來京時又私往納賄請託及朕降旨詰問
始供年羹堯向索古玩既經餽送隨訂往見且誇獎之倘許其匿
心照看前後兩次送銅器磁器玉器字畫等件俱交年羹堯家人
魏之耀收受葛繼孔人品不堪貪緣年羹堯至今尚向各處鑽營殊

屬可惡著革職發與李成龍鬧濬安慶府河道工程效力若少推諉必治以重罪至年羹堯始以正人自居參劾葛繼孔爲匪人繼又與之殷勤親密索取古玩許爲留心照看著行文年羹堯伊係正人之流與抑匪人之流與葛繼孔古玩果正人所當索取與且如何照看如何留心之處著一一明白回奏又年羹堯摺內稱陳璸乃伊所薦因其奏薦葛繼孔一事與陳璸遂絕往來等語陳璸之清操乃　聖祖所久知亦舉朝所共曉昔曾爲四川學道與年羹堯同城而居無交辦之事是以不疾之已甚耳後絕往來定係陳璸絕年羹堯非年羹堯絕陳璸也年羹堯欲借曾薦陳璸以沽名眞無恥之極此事亦不可不辨○乙酉諭吏部朕從前恐天下督撫參劾屬員或有不公致受屈抑曾降諭旨令歷年廢官具呈都察院查覈題明引見當經補用數員今見年羹堯題參金南瑛

等數人皆屬誣枉又如滿保之參汀洲府知府何國棟有意揣摩迎合朕深鄙其爲人已經降旨今湖州府知府曹掄彬曾有人在朕前參奏伊於門生吳襄蔡嵩差往督學時有所需索朕降旨問石文焯如此之人豈能爲淸白吏石文焯奏稱曹掄彬居官尚屬謹愼及石文焯離任將諭旨移交法海法海未悉情由將曹掄彬題參並將接受諭旨之處具摺聲明但因委令親審屬縣人命曹掄彬以鹽案限期將屆不能兼審命案而法海遂以抗違玩視人命題請革職情罪未協曹掄彬著暫留浙江俟法海來京問明再降諭旨朕爲天下臣民之主一夫不獲尚廑朕懷豈可令郡縣司牧枉受冤抑乎朕屢降諭旨令督撫務宜秉公體恤屬員今金南瑛等案既經發覺恐此外尚有冤抑之員嗣後道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有實有冤抑被參降革者仍令赴都察院具呈該衙門確

查原參緣由覈實具奏其並無冤抑係己身實有罪愆人品不端才力不及之人混行具呈者亦必重治其罪○命御門聽政日派翰林院編修檢討四員侍班○丙戌諭直隸大名府屬之滑縣濬縣內黃縣爲河南漕運所經地雖接壤而屬則隔省聞多有呼應不靈之處以致河南糧艘年年遲誤且大名府所屬計一州十縣彰德府所屬止一州六縣衞輝府所屬止六縣若以滑濬內黃三縣分隸彰德衞輝則多寡既均而於運道得專責成亦有裨益著九卿速議具奏尋議滑濬爲古汲郡地內黃爲唐相州地本均屬河南省請以濬滑二縣隸衞輝府內黃縣隸彰德府運道糧艘咸資裨益從之○丁亥諭大學士等滇省西粤俱苗夷雜處之區聞黔之安籠滇之廣羅廣西粤西之泗城鎭安安隆上林等協營爲三省交界之處層巒疊嶂苗夷巢穴其間每與鄰省小嫌輒相讎

殺本地捕緝則竄往鄰省以致案牘難結必得大員統轄始於撫
循巡緝有濟查貴州之安籠鎮本爲控馭苗蠻而設其駐紮之地
與廣西雲南所屬地方均爲接壤若將廣西雲南接壤之土司與
改流地方各協營汛悉受安籠鎮節制而該鎮亦受三省督提節
制其將弁之舉劾兵丁之汰補糧餉之銷算仍照各本省舊制惟
於苗蠻讐殺劫擄諸事悉令安籠鎮總兵就近調度庶緝苗有專
責而地方得以寧靜朕所聞如此未知果否有益邊疆著雲貴總
督高其倬廣西巡撫李紱署貴州巡撫石禮哈廣西提督韓良輔
悉心商酌辦理○己丑諭大學士等前據年羹堯摺奏鎮海堡城
外之戰我兵已將賊人殺敗城內都統武格帶領滿兵及察哈爾
兵開城西門尾追賊後搶掠物件以致賊人折回斫傷西安驍騎
校一員滿兵一名察哈爾兵二名武格首先敗回又復衝突綠旗

隊伍致鎮海營千總與兵卒帶傷者十有餘人其餘行事昏憒不知羞恥西倫圖輕浮妄言狂叫無禮皆軍事所最忌者臣是以即行撤回等語朕比時即批示令其具本參奏隨據年羹堯奏稱都統武格西倫圖本應參劾然臣之受恩威權太重若再參兩都統於臣不利伏乞暫賜優容置之閒散之地等語朕是以將武格西倫圖調回令其別處效力今據護軍參領常明奏稱羅卜藏丹津侵犯康城邊界時年羹堯令臣到鎮海堡送信與都統武格武格隨帶西安滿兵一百名察哈爾兵三百八十名入守鎮海堡凡四晝夜至第五日今升總兵之宋可進帶西甯綠旗兵一千五百名來赴臣與都統武格參將張家翰同率在城滿洲蒙古綠旗兵丁六百餘名出西門向城下排列與賊戰賊即奔敗因深入賊壘交戰西安正藍旗驍騎校署參領四哥鑲藍旗披甲達三保陣亡正

黃旗領催署驍騎校吳泰等五六人俱數處重傷察哈爾兵亦有陣亡受傷者此皆世受國恩遇敵感憤報效死傷之人臣不敢隱匿謹此奏聞等語常明身在軍前所奏如此與年羹堯從前所奏迥異且年羹堯既稱武格種種失律之處彼時又不參劾及朕令其參奏又云臣威權太重不便又參兩都統夫行軍之道止論功罪之當否豈可意為輕重且以年羹堯之擅作威福所參豈止兩都統而至此忽又懼威權太重耶觀常明所奏當日在事官兵奮力殺賊有受重傷者有陣亡者深屬可憫武格等既無失律之罪則效力之官兵等應加優卹此案功罪不便含糊歸結著年羹堯明白回奏○庚寅諭吏部外任官員回避本族例俱赴京另補朕思督撫兩司及統轄全省之道員其族人回避者自應赴京另補若分巡數府之道員及知府同知通判知州等官所轄之地無幾

其屬員職分卑微若必一例赴京另補未免往返稽延艱難拮据深可軫念此後遇此等應行迴避之員著該督撫即於本省內調補如此則屬員既遵本族迴避之例而又無另補守候之苦於公私均為有益爾部即遵諭行○壬辰諭內閣今年雨大屋漏牆欹者多朕軫念披甲人等家貧不能修理特加恩賜務使人人得所著動戶部庫銀九萬兩賞給八旗每旗一萬兩上三旗內府佐領一萬兩令得修理房屋著八旗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內務府總管會同酌議分別賞給○諭刑部朕每覽審理案件常有無辜之人因稍有干連即行解審以致往返拖累守候日久必待結案之後始得歸業此等株累之人深為可憫乃承審各官並不留心民瘼視為故常殊非朕愛養黎民之至意嗣後爾部暨各直省審案凡係干連之人作何即行釋放或有待質者作何取保

之處爾部詳議具奏尋議嗣後京城八旗提督衙門五城等處解部案件臣部審明無干即行釋放笞杖人犯先行懲責發落至直隸山海關古北口等處應解部完結之案笞杖人犯並證佐干連之人俱免解部釋放取保儻必須審訊明確再行拘提命案屍親亦止申送口供免其解部至直省州縣案件自理細事速行完結其必須申解上司者應擬笞杖等犯亦取供保釋不得濫行監禁差押如承審各官違者題參議處請為定例庶干連之人永無拖累之苦從之○癸巳諭吏部各省吏治今漸可觀惟四川陝西兩省劣員甚多皆因年羹堯任用私人舉劾不公所致爾部將應補應選人員傳集會同九卿驗看除年老及人材甚劣者不用外其通曉文義人材可用者帶領引見朕親加揀取再行考試發往四川陝西補用○吏部議奏都統范時捷疏參年羹堯婪贓侵帑越

分犯法各款年羹堯乃敢狡飾回奏請將年羹堯革職拏問並案內有名之桑成鼎胡期恆金啟勳魏之耀嚴大等一併交與法司嚴審追擬以彰國法得旨年羹堯著暫停革職拏問從前以胡期恆於年羹堯無甚干連惡亂事件曾發往河南河工效力今年羹堯案內通同串合行爲之事甚多胡期恆桑成鼎金啟勳魏之耀嚴大等俱著提解訊審○改陝西平涼固原二衞歸平涼府轄慶陽衞歸慶陽府轄臨洮河州蘭州三衞歸德一所歸臨洮府轄洮州岷州靖逆三衞西固一所歸鞏昌府轄○甲午吏部議覆年羹堯懷挾私心急欲出缺另行補人妄參道員金南瑛等列款全虛應將其太保職銜削去從之○丙申禮部議覆浙江巡撫法海疏言吳國上大夫伍員唐武肅王錢鏐宋安濟公張夏實爲浙省江海保障之神又明代紹興府知府湯紹恩捐築三江閘有功紹郡

請各加封號修整廟宇每歲春秋致祭應如所請得旨伍員封為英衞公錢鏐封爲誠應武肅王張夏封爲靜安公湯紹恩封爲甯江伯